

入注附音司馬溫公資治通鑑

二

入注附音司馬溫公資治通鑑卷之四

漢紀

太祖高皇帝上

姓劉氏名邦字季沛豐邑中陽里人也秦二世元年陳涉起霸沛父

老立季為沛公三年項羽更立為漢王明年稱漢元年五年即帝位

元年冬十月如淳注曰以高祖十月至霸沛公至霸朝上地名在長

安東三十里秦王子嬰素車白馬係頸以組素車白馬示喪服也組

封皇帝璽符節璽相氏反印也解見秦紀中顏師古又云右者

者標也謂持節者必盡人臣之節操三禮義宗曰長一尺降軹道

旁軹音只字書云諸將或言誅秦王沛公曰始懷王遣我固

以能寬容且人已降殺之不祥乃以屬吏屬之故反賈誼

論曰秦以區區之地致萬乘之權招八州而朝同列招音翹

百有餘年然後以六合為家殺函為宮殺何交反函胡謨一夫作

難而七廟墮墮火規身死人手為天下笑者何也仁誼不施

而攻守之執異也此史記沛公西入咸陽師古曰咸陽秦

諸將皆爭走金帛財物之府分之是音奏謂趨蕭何獨先入

收秦丞相府圖籍藏之此高祖紀本傳云收秦丞相以此沛公得

具知天下阨塞此史記戶口多少疆弱之

處此史記沛公見秦宮室帷帳狗馬重寶婦女以千數意

欲留居之樊噲諫曰噲音快沛公欲有天下耶將為富家翁耶

凡此奢麗之物此係變文徐皆秦所以亡也沛公何用焉願

急還霸上無留宮中沛公不聽張良曰秦為無道故沛公得

至此夫為天下除殘賊宜縞素為資縞音灼曰資質也欲令沛

耳利於行毒藥苦口利於病願沛公聽樊噲言沛公乃還軍

霸上此史記十一月沛公悉召諸縣父老豪桀謂曰父

老苦秦苛瀆久矣瀆音何細也吾與諸侯約先入關者王之

吾當王關中與父老約瀆三章耳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

秦王子嬰降

仁義不施攻守之執異也

蕭何收秦圖籍

樊噲張良諫還軍霸上

約法三章



秦人唯
恐沛公
不為王

豈不守
到谷關

范增說
項月急
擊沛公

項伯伯
約為婚
姻

服虔曰：隨輕重制法也。李奇曰：傷人有由，盜賊有少，罪名不同。可豫定，故凡言抵罪，未知抵何罪也。師古曰：抵，至也。當也。音丁禮反。餘悉除去秦濼，諸吏民皆案堵如故。堵音觀，應劭曰：案，按也。堵，音堵，不遷動也。凡吾所以來為父老除害，非有所侵暴，無恐且吾所以還軍霸上，以待諸侯。至而定約束耳，乃使人與秦吏行縣鄉邑，告諭之。論漢得天下根本，唐曰：不殺子嬰，約法三章，此事全好，無失二項，最得天下根本。楚漢得失全在於此。項羽一切反是。秦民大喜，爭持牛羊酒食獻饗軍士。沛公又讓不受，曰：倉粟多，非之，不欲費民。民又益喜，唯恐沛公不為秦王。出史記。或說沛公曰：秦富十倍天下，地形彊，聞項羽號秦降將，章邯為雍王，王關中，今則來，沛公恐不得有此，可急使兵守函谷關，無內諸侯。軍稍徵，關中兵以自益，距之。沛公然其計從之，已而項羽至，關關門閉，聞沛公已定關中，大怒，使黥布等攻破函谷關。十二月，項羽進至戲。戲音許，且反。水名，在新豐東。沛公左司馬曹無傷使人言項羽曰：沛公欲王關中，令子嬰為相，珍寶盡有之，欲以求封。項羽大怒，饗士卒，期旦日擊沛公軍。本紀。當是時，項羽兵四十萬，號百萬，在新豐鴻門。地名，在新豐東。沛公兵十萬，號二十萬。師古曰：兵家之法，在霸上。范增說項羽曰：沛公居山東時，貪財好色，今入關，財物無所取，婦女無所幸，此其志不在小。唐曰：入關珍物無所取，婦女無所。幸此乃高祖之創業規模也。吾令人望其氣，皆為龍虎成五彩，此天子氣也。急擊勿失。項伯者，史記索隱云：名纏，字伯陵，項帥古云。伯字，項羽季父也。素善張良，乃夜馳之沛公軍，私見張良，具告以事，欲呼與俱去，曰：毋俱死也。張良曰：臣為韓王送沛公，沛公今有急，亡去不義，不可不語。良乃入具告沛公，固要項伯見留侯。見留侯世家。項伯即入見沛公，沛公奉卮酒為壽。卮音移，反古字，酒禮器也。古以卮作受，四升。約為婚姻，曰：吾入關，秋毫無敢有所近，籍吏民，籍音記，於簿。封府庫，而待將軍，所以遣將守關者，備他盜之出入，與非常也。日夜望將軍至，豈敢反乎？願伯具言臣之不敢倍德也。項伯許諾，謂沛公曰：旦日不可不蚤自來謝，沛公曰：諾。於是項伯復夜去，具以沛公言報項羽，因言曰：沛公不

謝羽鴻門

范增令項莊舞劍

樊噲進酒不辭

使張良謝項羽

先破關中，公豈敢入乎？今人有大功而擊之不義，也不如因善遇之。項羽許諾沛公，旦日從百餘騎來見項羽，鴻門謝曰：臣與將軍戮力而攻秦，戮力竹反，并也。或作勦。將軍戰河北，臣戰河南，不自意能先入關破秦，得復見將軍於此。今者有小人之言，令將軍與臣有隙。項羽曰：此沛公左司馬曹無傷言之，不然籍何以生此？項羽因留沛公與飲。范增數目項羽，師古曰：動以諭之。舉所佩玉玦以示之者三，玦，古決反。玉佩也。項羽默然不應。范增起出，召項莊，羽之從弟。謂曰：君王為人不忍，若入前為壽，壽畢請以劍舞，因擊沛公於坐，殺之不者，若屬皆且為所虜。莊則入為壽，壽畢曰：軍中無以為樂，請以劍舞。項羽曰：諾。項莊拔劍起舞，項伯亦拔劍起舞，常以身翼蔽沛公。莊不得擊，於是張良至軍門，見樊噲，噲曰：今日之事何如？良曰：今項莊拔劍舞，其意常在沛公也。噲曰：此迫矣，臣請入與之同命。噲即帶劍擁盾入軍門，衛士欲止不內，樊噲側其盾以撞，撞，文江反。擊也。下同。衛士仆地，仆，方遇反。頓也。遂入，拔帷立，頭目視項羽，頭髮上指，頭，補人耳反。張目也。目眦盡張，眦，音漬。或作眦。項羽按劍而跽曰：跽，其經反。長跪也。客何為者？張良曰：沛公之參乘樊噲也，參，舍反。或作參。乘，食證反。項羽曰：壯士，賜之卮酒，則與斗。卮酒，噲拜謝，起立而飲之。項羽曰：賜之彘肩，彘，例反。或作彘。卮，反。或作卮。則與一生彘肩。樊噲覆其盾於地，加彘肩其上，拔劍切而啗之，以食與人曰啗。從溫反。自食曰啗。從離反。項羽曰：壯士復能飲乎？樊噲曰：臣死且不避，卮酒安足辭。夫秦有虎狼之心，殺人如不能舉，刑人如恐不勝，天下皆叛之。懷王與諸將約曰：先破秦入咸陽者王之。今沛公先破秦入咸陽，毫毛不敢有所近，還軍霸上，以待將軍。勞苦而功高，未有封爵之賞，而聽細人之說，羽本紀云：未有封侯之賞，而聽細說。欲誅有功之人，此亡秦之續耳。竊為將軍不取也。項羽未有以應，曰：坐。樊噲從良坐。須臾，沛公起如廁，因招樊噲出，間行，間，居見反。謂間隙處行。趣，趣，讀曰趨。霸上，趣，讀曰趨。留張良，使謝項羽，以白璧獻羽，玉斗與亞父。張良入謝曰：沛公不

世英尚帝

樊父撞

項羽殺秦子嬰

楚人沐猴而冠

義帝

羽自立為霸王

為漢王

蕭何勸王漢中

勝括杓括希回反飲器杓尚杓反不能辭謹使臣良奉白璧一

雙再拜獻將軍足下玉斗一雙再拜奉亞父足下項羽曰沛

公安在良曰聞將軍有意督過之脫身獨去已至軍矣項羽

則受璧置之坐上亞父受玉斗置之地拔劍撞而破之曰唉

豎子不足與謀唉烏來反歎奪將軍天下者必沛公也吾獨

今為之虜矣沛公至軍立誅殺曹無傷居數日項羽引兵西

屠咸陽殺秦降王子嬰燒秦宮室火三月不滅收其貨寶婦

女而東秦民大失望此句出漢書韓生說項羽曰韓生說項羽曰

說關中阻山帶河四塞之地徐廣曰東函谷南武關西散關北

關地肥饒可都以霸項羽見秦宮室皆已燒殘破又心思東

歸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衣去衣本誰知之者韓生

退曰人言楚人沐猴而冠耳張晏曰沐猴猴也師古曰言果

然項羽聞之烹韓生項羽紀○春正月羽陽尊懷王為義

帝曰古之帝者地方千里必居上游游如字文穎曰居水之上

乃徙義帝於江南都郴桂陽邑○二月羽分天下王諸將羽

自立為西楚霸王梁楚地九郡都彭城孟康曰舊名江陵後為

為西羽與范增疑沛公而誅已講解講和也又惡負約乃陰

言曰巴蜀道險秦之遷人皆居之乃曰巴蜀亦關中地也故

立沛公為漢王王巴蜀漢中都南鄭而三分關中王秦降

將章邯等三人以距塞漢路項羽傳漢王怒欲攻項羽周勃

灌嬰樊噲皆勸之蕭何諫曰雖王漢中之惡不猶愈於死乎

能詘於一人之下通作通而信於萬乘之上者離反湯武

是也臣願大王王漢中養其民以致賢人收用巴蜀還定三

秦天下可圖也漢王曰善乃遂就國以何為丞相蕭何傳

論能勇能法林曰高祖與項羽爭天下其勢力氣相去遠甚然

項羽所以能失天下而為高祖之所斃者羽能勇而不能怯故也

夫能勇而不能怯則其力有時而斃能勇而又能怯則其力無時

而窮高祖之封於漢中也周勃灌嬰樊噲皆乃欲勸之以攻羽曾

不知高祖力弗敵而與之抗則是蹙之亡耳故蕭何以為能詘於一

人之下而信於萬乘之上者湯武是也高祖隱忍從之卒以巴蜀

之眾還取秦以成漢家四百年之社稷此則能勇而能法之效

也項羽之敗於烏江也亭長贖船待之以為江東雖小亦足王也

漢高帝

張良說
燒絕棧道

韓信寄
食漂母

蕭何進
韓信

設壇拜
韓信為
大將

願大王急渡此即蕭何之謀耳使羽能從其言歸上江東以立楚
 之社稷則天下之事未可知矣不勝區區之念乃曰籍與江東子
 弟八千度江而西今无一入還縱江東父兄隣而自我我何面目
 見之此所謂能勇而不能怯者也故高祖曰戰而百敗惟其不
 勝也一勝而必至於王項羽有戰而百
 勝惟其必勝也一不勝則必至於亡
 夏四月諸侯罷戲下兵
 漢書無兵字史記云兵罷戲下戲虛為反各就國項王使卒三
 萬人從漢王之國張良送至褒中漢王遣良歸韓良因說漢
 王燒絕所過棧道棧道任諫反棚也架以備諸侯盜兵且示項
 羽無東意漢書本紀及初淮陰人韓信家貧釣於城下
 有漂母見信飢飯信漂母擊絮曰漂信喜謂漂母曰吾必
 有以重報母母怒曰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孫而進食蘇林
 曰王孫如豈望報乎淮陰屠中少年有侮信者因眾辱之曰
 信能死刺我不能死出我袴下袴音化反兩服謂於是信俛
 出袴下蒲伏俛音免本作伏讀蒲蓬蒲反亦作匍一市人皆
 笑信以為怯及項梁渡淮信杖劍從之居麾下麾呼為反無
 所知名項梁敗又屬項羽羽以為郎中數以策干羽羽不用

漢王之入蜀信亡楚歸漢王以為治粟都尉亦未之奇也信
 數與蕭何語何奇之漢王至南鄭諸將及士卒皆歌謳思東
 歸歸音高侯反多道亡者此三句見高紀信度何等已數言王王不我
 用即亡去何聞信亡不及以聞自追之人有言王曰丞相何
 亡王大怒如失左右手居一二日何來謁王王且怒且喜罵
 何曰諸將亡者以十數公無所追信詐也何曰諸將易得
 耳至如信者國士無雙王必欲長王漢中無所事信必欲爭
 天下非信無可與計事者顧王策安所決耳王曰吾亦欲東
 耳安能鬱鬱久居此乎乃召信拜大將何曰王素慢無禮今
 拜大將如呼小兒此乃信所以去也王必欲拜之擇良日齋
 戒設壇場且禮乃可耳師古曰築土而高王許之諸將皆喜
 人各自以為得大將至拜大將乃韓信也一軍皆驚論高祖
 若而後授以大將林曰蕭何之追韓信高祖實使遣之蕭何之於
 高祖言无不聽計无不從雖齊威之待管仲一則仲父一則仲公亦不
 之過信韓信之歸漢何言之言而奇之信度何已言而王不用遂從
 諸將而亡去及向追之而反然後以何之言設壇具禮而拜以大將

問韓信計策

項羽匹夫之勇

韓信說漢王還定三秦

豈信未亡之前則何之言一無所省及其既留之後則何之言一皆從之乎以是知信之未亡高祖實有別信之意而為此耳觀高祖之所以待信者與他人不同此二人者當時莫不尊之而高祖然後以非常之恩出其望等者而固結之在之從隋何而來也又大喜而過望以其待信者而推之則其待信者蓋亦如是使高祖得信而遂以為大將則信亦不以為德惟其置於困苦之地使之羈窮而不得志至與諸將皆云然後遣其腹心之大臣追而反之待以非常之禮而授以大將之任則其德高祖之恩為如何哉觀武涉之說信欲使之叛漢歸楚信謝曰臣事項王官不過過中位不過執戟言不聽策不用故背楚歸漢漢王授我上將軍印解衣衣我推食食我我大失氣也信曰我背之不祥然則高祖之於信不有非常之恩則信之於高祖亦不有非常之恩也豈至若此之深哉

信拜禮畢上坐王曰丞相數言將軍將軍何以教寡人計策信辭謝因問王曰今東鄉爭權天下曰鄉讀豈非項王邪漢王曰然曰大王自料勇悍仁彊孰與項王漢王良久曰不如也信曰信亦以為大王不如也然臣嘗事之請言項王之為人也項王喑噤叱咤喑於金反噤烏故反懷怒氣也漢書音作意烏也千人皆廢李奇曰千人皆失氣也然不能任屬賢將屬之欲反委也此特匹夫之勇耳項王見人恭敬慈愛言語嘔嘔嘔凶于反附言也漢書作灼灼音同人有疾病涕泣分食飲至使人有功當封爵者印剗敝忍不能予剗五官反剗缺此所謂婦人之仁也項王雖霸天下而臣諸侯不居關中而都彭城遷逐義帝所過無不殘滅名雖為霸實矣天下心故其彊易弱今大王誠能反其道任天下武勇何所不誅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所不服以義兵從思東歸之士何所不散師古曰散謂四散而止功且三秦王為秦將將秦子弟數歲矣欺其眾降諸侯至新安項王詐坑秦降卒二十餘萬唯獨邯欣

王此三人秦民莫愛也大王入武關秋毫無所害除秦苛法秦民無不欲得大王王秦者今大王舉而東三秦可傳檄而定也檄刑狄反以木為簡為書長尺二寸傳檄而定言不足用兵也於是漢王大喜自以為得信晚遂聽信計以上四句史記韓信傳八月引兵從故道縣名屬出龍襄雍雍王卬戰敗走塞王欣程縱直王擊皆

降善高祖以其地為渭南河上上郡。王陵者沛人也先

漢高祖

彭母伏劍

張良遺書項王

項王殺義帝

東平幸

陳平去楚歸漢

董公說漢王為義帝發喪

陳餘助漢

聚黨數千人居南陽至是始以兵屬漢項王取陵母置軍中

陵使至則東鄉鄉音向坐陵母欲以招陵陵母私送使者泣曰

願為語陵善事漢王漢王長者終得天下母以老妾故持二

心音无妾以死送使者遂伏劍而死出漢書本傳張良遺項王

書曰漢王失職欲得關中如約即止不敢東又以齊梁反書

遺項王曰齊欲與趙并滅楚項王以此故無西意而北擊齊

出史記項羽紀論高祖欲有為於此必使項羽牽制於彼林曰高祖之制項羽常置之必爭之地而徐制其所不備之處其得關中中懼羽之怒則置之必齊梁反書使之北擊齊而高祖因得以建都櫟陽其使循何說九江也令發兵背楚留項王數月而韓信因得以取齊地有所欲為於此必使之牽制於彼使其用力於彼而得餘以有為於此如是則楚之力常使憊而不暇漢之力常優游而力雖百倍於我然亦必斃之而已矣二年冬十月項王密

使九江王布英布等擊義帝殺之江中出史記黥布傳及漢書

或以為史記本紀及漢注云為山臨江王殺之江中謂漢書言黥布殺之為錯然今據史記黥布傳四月陰令九江王等行擊義帝其八月布使將追殺之郝又與漢書項羽英布傳相合是則衛山臨江與布同受羽命而殺之者布也非班氏之錯初陽

武人陳平家貧好讀書里中社平為宰分肉食甚均父老曰

善陳孺子之為宰平曰嗟乎使平得宰天下亦如是肉矣及

諸侯叛秦平事魏王咎於臨濟燈其反為太僕說魏王不聽人

或讒之平亡去後事項羽拜為都尉後復杖劍歸漢因魏無

知求見漢王王與語而悅之問曰子之居楚何官曰為都尉

是日即拜平為都尉使為參乘典護軍諸將盡謹曰謹與大

王一日得楚之亡卒未知其高下而即與同載反使監護長

者漢王聞之愈益幸平出陳平相世家漢王南渡平陰津至洛陽新

城二老董公遮說王曰臣聞順德者昌逆德者亡兵出無名事

故不成故曰明其為賊敵乃可服項羽為無道放殺其主天

下之賊也夫仁不以勇義不以力大王宜率二軍之眾為之

素服師古曰為以告諸侯而伐之於是漢王為義帝發喪告

諸侯曰天下共立義帝今項羽放殺之寡人悉發關中兵收

三河士三河謂河南南浮江漢以下願從諸侯王擊楚之殺

義帝者趙王陳餘遣兵助漢出漢書本紀及陳餘傳論帝得

天下董公之力為多蘇曰高祖之

離水之

六公為

二人可

隨何請

遷於南鄭以蕭何之謀故隱忍就國而其心豈一日忘羽哉既得

韓信東向以定三秦羽雖大怒而一見張良之書以為漢欲得關

中如約即止不敢復東則足高祖之還定三秦者為有辭而羽亦

不得以責漢也及天三秦既定而如約矣又自陝而之河內自河

內而之洛陽逆還為此東伐使羽而以夫義責漢曰汝之所定

三秦者以吾背前日之約也約既還矣又何為與此无名之師則

是直在楚而曲在漢其將何辭以爭之哉惟正其弑逆之罪以為

之名則天下諸侯知高祖之此舉非貪其土地觀其人民乃所以

正其君臣之義此項羽所以屢戰屢勝而終於必敗高祖所以屢

戰屢敗而終於必勝也然則高祖之得天下雖三傑與諸將輔佐

之功至於天下之人知大義之所向而歸心於漢者董公之力為多

項王雖聞漢東欲遂破齊而後擊漢漢王以故得率諸侯兵凡五十六萬人伐楚遂入

彭城收其貨寶美人日置酒高會項王聞之自以精兵三萬人

至彭城大破漢軍於睢水音雖在梁國之睢陽漢軍為楚所擠

人至彭城大破漢軍於睢水音雖在梁國之睢陽漢軍為楚所擠

風從西北起折木發屋揚沙石竊宜晝晦楚軍大亂壞散音

以行楚騎追之急推墮二子車下音推通回反墮徒果反滕公常下收載

之鄭氏曰滕公夏侯嬰也卒保護脫二子審食其從太公呂后間行求

漢王音異其音基與鄼音食其趙食其音音反遇楚軍項王常置軍中為質

與共功者張良曰九江王布楚梟將梟工堯反梟言勇健與項王有隙

大事當一面即欲掄之掄之此三人則楚可破也音留侯世家論

天下事謁者隨何進曰不審陛下所謂漢王曰孰能為我使

九江令共發兵倍楚留項王數月我之取天下可以百全隨

何曰臣請使之漢王使與二十人俱音出顯五月漢王至滎

陽諸敗軍皆會蕭何亦發關中老弱未傅者音音附師古曰

籍給公家徭役音音同悉詣滎陽漢軍復大振楚與漢戰滎陽南京

索間音索二地名也京師京城索音山客反即楚騎來眾漢王

擇軍中可為騎將者皆推故秦騎士季必駱甲漢王欲拜之

漢高帝

漢高帝

漢破楚於滎陽

周勃等

蕭何

灌嬰信

信益為疑兵

必甲曰臣故秦民恐軍不信臣願得大王左右善騎者傳之乃拜灌嬰為中大夫令李必駱甲為左右校尉將騎兵擊楚騎於滎陽東大破之灌嬰傳楚以故不能過滎陽而西漢王

軍滎陽築甬道屬之河以取敖倉粟甬音通築垣壻為巷道

牛刀反山名詩得獸于敖是也在河南之滎陽秦置倉於此以上

出項羽紀論帝收滎陽人以爲用林曰揚子雲曰御得其道則天

而已若高祖者可謂能收天下之血謀而使之爲吾用者也觀其

所用不惟豐沛之上皆入於籠絡之中而當時休敵之人亦皆爲

之用如李必駱甲秦之騎上也收孫通秦之博士也韓信陳平楚

之亡卒也懸布楚之號將也本皆秦楚之人彼不能用我能用之

則反爲吾效力以成帝業若羽者其腹心之臣如亞父龍且范增

鍾離昧之徒尚且不能盡用其才卒爲敵國○周勃等言於漢

王曰陳平雖美如冠玉其中未必有也臣聞平家時盜其嫂

事魏不容亡歸楚不中又亡歸漢今日大王令護軍受諸將

金願王察之漢王召讓魏無知無知曰臣所三言者能也陛下

所問者行也今有尾生孝已之行如淳曰孝已高宗之子有孝

說即微而無益勝負之數陛下何暇用之乎楚漢相距臣進

奇謀之士願其計誠足以利國家不耳盜嫂受金何足疑乎

出陳丞○八月漢王如滎陽命蕭何守關中爲法令約束立宗

廟社稷宮室縣邑事有不及奏決者輒以便宜施行計關中

戶口轉漕調兵以給軍未嘗乏絕蕭何相國山家論蕭何佐帝

定一代規模亦宏遠矣帝征伐多在何守關中營緝根本漢

所以得天下者以關中根本洗壯故也此何相業之大者又何爲

相之仍首薦韓信爲大將而三秦漢王使酈食其往說魏王豹

且召之豹不聽於是漢王以韓信灌嬰曹參俱擊魏漢王

問食其魏大將誰也對曰栢直王曰是口尚乳臭安能當韓

信騎將誰也曰馮敬曰是秦將馮無擇子也雖賢不能當灌

嬰步卒將誰也曰項它心徒何反與他曰不能當曹參吾無

患矣出漢書遂進兵魏王盛兵蒲坂坂南遠反在魏爲垣入秦

東以塞臨晉師古曰臨晉在今信乃益爲疑兵師古曰多張兵陳

船欲渡臨晉而伏兵從夏陽以木罌渡軍襲安邑罌於木陳

魏王豹

魏王豹九月信擊虜豹

韓信請兵

韓信伐趙

廣武君說成安君勿戰

巨比背不陣斬奴安君

傳謂滎陽悉定魏地置河東上黨太原郡

出漢書本紀謂如秦吳曰漢取天下其在伐次叔大抵如秦秦人先據咸陽以為形勝之勢乃取巴蜀以為富饒之本遂用范雎遠交近攻之策先滅韓魏次及楚及趙及燕然後并齊以一天下高祖始居巴蜀由蜀而取三秦然後韓信引兵取趙取燕取齊與高祖會於下以地封而威之大抵先易而後難先小而後大先據形勢而後進取此用兵之道也

韓信既定魏請兵三萬人願以北舉燕趙東擊齊南絕楚糧道漢王許之乃遣張耳與俱

出漢書本傳三年冬十月韓信張耳以兵數萬東擊趙趙王及成安君陳餘聞之聚兵井陘

君李左車說成安君曰韓信張耳乘勝遠鬪其鋒不可當臣聞千里餽糧士有飢色

師古曰言難繼也餽字與饋同蘇取草也師不宿飽今井陘之道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行數百里其執糧食必在其後願足下假臣奇兵三萬人從

間路絕其輜重謂吾後反徑途也輜載衣車也重載物車也足下深溝高壘勿與戰不十日而兩將之頭可致於戲下否則必

為二子所禽矣成安君常自稱義兵不用詐謀奇計韓信使人間視知其不用廣武君策大喜乃敢引兵遂下未至井陘

口三十里止舍師古曰舍息也夜半傳發選輕騎二千人人持一赤

幟幟曰志反從間道葺山而望趙軍軍音音蔽依山誠曰趙見我走必空壁逐我若疾入趙壁也

拔趙幟立漢赤幟令裨將傅餐曰裨類移反助也將之副者餐今日破趙會食諸將皆莫信佯應曰諾

乃使萬人先行出背水陳趙軍望見而大笑平旦信建大將旗鼓行出井陘口

趙果空壁爭漢旗鼓逐信耳信耳已入水上軍軍皆殊死戰不可敗

殊絕也謂失意必死信所出奇兵二千遂馳入趙壁皆拔趙幟立漢赤幟趙軍已不能得信等還歸壁皆漢赤幟見而大驚

兵亂遁走漢兵夾擊大破趙軍斬成安君泚水上泚音泚反又禽趙王歇諸將問信曰兵瀼右背山陵前左水澤今者將軍令臣等反背水陣以勝何也信曰此在兵瀼顧諸君不察

山禽趙王歇諸將問信曰兵瀼右背山陵前左水澤今者將軍令臣等反背水陣以勝何也信曰此在兵瀼顧諸君不察

韓信用
廣武君
策傳激
燕趙

隨何說
九江王
歸漢

漢王距
見豎布

食其請
六國

耳兵灑不曰陷之死地而後生置之亡地而後存且信非得

素拊循士大夫也此所謂驅市人而戰予之生地皆走寧得

而用之乎諸將皆服之曰善信募生得廣武君者予千金有

縛致麾下者信解其縛東鄉坐師事之問曰僕欲北攻燕東

伐齊若何而有功廣武君曰將軍虜魏王豹誅成安君威震

天下然欲舉倦敝之兵頓之燕堅城之下欲戰不得攻之不

拔今為將軍計莫如按甲休兵鎮撫趙民史記曰鎮撫趙民而撫其孤遣辯士

奉咫尺之書師古曰八寸曰咫咫尺者言其簡隨或長咫或長尺喻輕率也燕必聽從燕已從

而東臨齊雖有智者亦不知為齊計矣韓信從其策發使使

燕燕從風而靡燕王臧荼也出史記信本傳隨何至九江見王曰大王北

鄉事楚必以為彊可以託國也項王伐齊身負版築版築也築所反版築

千以助楚漢王入彭城項王未出齊也大王宜悉九江之眾為楚前鋒今乃發四

渡淮乃無一人渡淮者大王提空名以鄉楚臣謂楚勝漢則

諸侯自危懼而相救適足以致天下之兵耳故楚不如漢其

執易見也臣請與大王提劍而歸漢九江王曰請奉命王至

漢漢王方踞牀洗足此音據謂伸其兩足召布入見布大怒

悔來欲自殺及出就舍張御飲食從官皆如漢王居布又大

喜過望漢益九江王兵與俱屯成皐出豎布傳論高祖將非

一帝英偉其象傑之士與漢則漢重與楚則楚重故楚漢當此之時

爭致二子以為己之助布之輔楚漢則使隨何說之信之事漢楚

則使武涉說之涉之說信無以異於何之說布也布則與何而歸

漢信則不肯聽涉而歸楚至於楚是然後見高祖將將之豈非羽之

所能楚數侵奪漢甬道漢軍乏食音漢王與酈食其謀

撓楚權撓女教反弱也其字從木食其曰陛下能復立六國之後德義已行

楚必歛衽而朝漢王曰善趣刻印應請先生因行佩之食其

未行張良從外來謁漢王方食曰客有為我計撓楚權者具

以酈生語告良曰何如良曰畫此計陛下事去矣請借前箸

為大王籌之其不可者八天下游士離其親戚棄墳

墓去故舊從陛下游者徒欲日夜望咫尺之此今復立六國

漢高帝

從張良
言銷印

荀悅論
家勝之
策有三

事同形
異

事同勢
異

事同情
異

陳平以
金反間

之後天下游士各歸事其主陛下與誰取天下乎誠用客謀
陛下事去矣漢王輟食吐哺哺音浦故反食罵曰豎儒師古曰

劣無智若幾敗迺公事幾巨希又近也迺改令趣銷印出留

荀悅論曰立策決勝之術其要有三一曰形二曰執三曰

情形者言其大體得失之數也執者言其臨時之宜進退之

機也情者言其心志可否之實也故策同事等而功殊者三

術不同也初張耳陳餘說陳涉以後六國自為樹黨酈生亦

說漢王而得失異者陳涉未能專天下之地也所謂取非其

有以與於人行虛惠而獲實福也立六國於漢王所謂割已

之有而以必具敵設虛位而受實禍也此同事而異形者也及

宋義待秦趙之斃與昔下莊刺虎同說者也施之戰國之時

鄰國相攻無臨時之急則可也戰國之立其日久矣一戰勝敗

未必以存亡也今楚趙所起其與秦勢不並立安危之機呼

吸成變進則定功退則受禍此同事而異勢者也伐趙之役

韓信軍於泜水之上而趙不能敗彭城之難漢王戰于睢水

之上士卒皆赴入睢水而楚兵大勝何則趙兵出國迎戰見

可而進知難而退懷內顧之心無出死之計韓信軍孤在水

上士卒必死無有二心此信之所以勝也漢王深入敵國置

酒高會士卒逸豫戰心不固楚以疆大之威而喪其國都士

卒皆有憤激之氣救敗赴亡之急以決一旦之命此漢之所

以敗也此同事而異情者也故曰權不可預設變不可先圖

與時遷移應物變化設策之機也出漢漢王謂陳平曰天

下紛紛何時定乎陳平曰項王骨鯁之臣亞父鍾離昧龍且

周勃之屬昧音昧龍姓也不過數人耳大王誠能出捐數萬斤

金行反間間居見反謀也反者間其君臣以疑其心項王為人

意忌信讒必內相誅漢因舉兵而攻之破楚必矣漢王曰善

乃出黃金四萬斤與平恣所為不問其出入平多以金縱反

間於楚宣言鍾離昧等為項王將功多矣然終不得裂地而

漢高帝

王欲與漢為一以滅項氏而分王其地項羽果不信鍾離昧等相陳承世家夏楚圍漢王於滎陽急漢王請和割滎陽以西者為漢亞父勸急攻滎陽漢王患之世漢書項王使使至漢陳

平使為太牢具舉進見楚使即佯驚曰吾以為亞父使乃項王使復持去更以惡草具進楚使歸具以報項王王果大疑

亞父亞父欲急攻滎陽城項王不聽亞父聞項王疑之乃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為之願請骸骨歸未至彭城疽發

背而死出陳丞相世家論陳平東教高相行誣唐曰陳平專教將軍紀信言於漢王曰事急矣臣請誑楚王可以間出於是陳

平夜出女子東門二千餘人楚因擊之紀信乃乘王車黃屋左李斐曰天子車以黃繒為蓋重黃繒毛羽幢也在乘輿車側左

曰食盡漢王降楚楚皆呼萬歲之城東觀以故漢王得與數十騎出西門遁去令韓王信史記漢書並與周苛縱公守滎

陽其姓但曰縱公羽見紀信問漢王安在曰已出去矣羽燒殺信世漢書漢王出滎陽至成皐入關收兵欲復東轅生說漢

王曰漢與楚相距滎陽數歲漢常困願君王出武關項王必引兵南走王深壁勿戰令滎陽成皐間且得休息使韓信等

得安輯河北趙地史記漢書並無安輯字輜籍入連燕齊君王乃復走滎陽如此則楚所備者多力分漢得休息復與之戰

破之必矣漢王從其計出軍宛葉間宛於元反古申伯國與黥布行收兵羽聞漢王在宛果引兵南漢王堅壁不與戰

而自東擊彭越漢王破終公復軍成皐羽已破走彭越乃引兵西拔滎陽城生得周苛羽謂苛曰為我將以公為上將軍

苛罵曰若不趨降漢若汝也音促降今為虜矣若非漢王敵也羽息周苛世漢書本紀蕭漢楚成敗人皆知之林曰漢楚之

楚為必敗如隨何之說世漢書本紀蕭漢楚成敗人皆知之林曰漢楚之當此之時楚之勢固非漢之所能敵而苛則曰若不趨降漢為虜矣此豈有所要說而為之哉謂苛為忠於所事而其言如此

紀信誑

轅生說
漢王出
武關

項羽拔
滎陽

漢高帝

奪張耳
韓信印

楚拔成
阜

燒楚積
聚

斷上諸
援救倉

鄒生說
齊歸漢

可也。若王陵之母以其從漢之故見執於楚及陵使至陵母曰。願
為妾。語陵漢王長者母以妾故持二心。遂自刎而死。此婦人也。當
其身之見執自常情觀之。必將使陵歸楚。以自免。而亦明其成敗
之由。寧殺其身而不忍其子之奔漢。則楚漢之成敗。是天下之人
舉知之矣。豈惟此哉。鴻門之會。范增以項羽不擊高祖之為。以撞
玉斗而怒曰。吾屬今為沛公。勞苦功高。未有封爵。而將軍聽細人之說。
欲誅有功之人。此所以為天下之笑也。此所以為天下之誦也。此所以
為楚之必敗。則天。遂圍成阜。漢王逃。本傳云。項羽師古音徒。以
下之人可知矣。

滕公共車出成阜王門。出史記項羽紀。但无共車字。北門名玉門。北渡河宿

小脩武傳舍。傳張亦及傳舍者。馳傳者之過所傳者。晨自稱

漢使馳入趙壁。張耳韓信未起。即其卧內奪其印符以麾召

諸將。易置之信耳起。乃知漢王來。大驚。漢王既奪兩人軍。即

令張耳循行備守趙地。拜韓信為相國。收趙兵未發者。擊齊

西漢使兵距之。鞏令其不得西。西漢使兵距之鞏令其不得西。西漢使兵距之鞏令其不得西。漢王得韓信軍。復

大振。引兵軍小脩武。欲復與楚戰。郎中鄭忠說止漢王。使高

壘深。漸勿與戰。漢王聽其計。使將軍劉賈盧縮。將

卒二萬人。騎數百。度白馬津。入楚地。佐彭越燒楚積聚。賜反

下即喻反。所云田單糧。勤。稟之屬。以上。田漢書。本紀。以破其業。無以給項王軍食而已。

楚兵擊劉賈。賈輒堅壁不肯與戰。而與彭越相保。出荆王劉漢

王欲捐成阜以東。屯鞏洛。以距楚。鄒生曰。知天之天者。王事

可成。王者以民為天。而民以食為天。夫教倉君天下。轉輸久矣。

藏粟甚多。楚人拔鞏陽。不堅守。教倉乃引而東。此天所以資

漢也。願足下急進兵。收取鞏陽。據教倉之粟。塞成阜之險。杜

太行之道。距蜚狐之口。行胡剛反。山名在河內。山陽西守白馬

之津。以示諸侯。形制之執。則天下知所歸矣。王從之。乃復謀

取教倉。本傳。食其又說。王曰。方今燕趙已定。唯齊未下。諸

田宗彊負海岱。負背也。岱。泰山也。阻河濟。雖遣數萬師。未可以歲月

破也。臣請得奉明詔。說齊王。使為漢而稱東藩。上曰。善。乃使

鄒生說齊王曰。天下之事歸漢。可坐而策也。王疾先下齊國。

可得而保。不然。危亡可立而待。史傳。先是齊聞韓信且東

兵使華無傷。田解。華。戶化。反。姓也。將重兵屯歷下。以距漢。及納鄒生

韓信破齊

漢復取成臯

項羽欲烹太公

關智不關刀

韓信沙囊雍水破楚軍

之言遣使與漢平乃罷歷下守戰備田儉傳韓信引兵東去

度平原聞酈食其已說下齊酈音日欲止辯士蒯徹說信曰酈

將軍平且酈生一士伏軾掉三寸之舌軾音式車前橫板隆起者伏憑也拘徒鈞反

也下齊七十餘城將軍以數萬衆歲餘乃下趙五十餘城為

將數歲反不如一豎儒之功乎信然之四年信襲破齊歷下

軍遂至臨淄齊王以酈生為賣已乃烹之引兵東走高密酈

戰酈楚大司馬咎守成臯項王令謹守勿與漢王戰漢數挑

汜水汜音祀在成臯士卒半渡漢擊之大破楚軍盡得楚

國寶貨各及司馬欣自劉漢王引兵渡河復取成臯軍廣武

兵軍廣武與漢相守漢書楚軍食少項王患之為高俎置

太公其上告漢王曰今不急下吾烹太公漢王曰吾與羽俱

北面受命懷王約為兄弟吾翁即若翁必欲烹而翁而若翁

幸分我一杯羹項王怒欲殺之項伯曰且為天下者不顧家

雖殺之無益也項王謂漢王曰願與挑戰決雌雄毋徒苦天

下之民父子為也漢王曰吾寧關智不關力相與臨廣武間

漢王數羽十罪數所具也羽大怒伏弩射中漢王下竹仲漢王

傷臂乃捫足捫音門摸也傷臂而曰虜中吾指漢王病創卧

傷也張良彊請漢王起行勞軍以安士卒毋令楚勝漢王出

行軍疾甚因馳入成臯以上出史記本紀韓信已定臨淄遂東追齊

王項王使龍且將兵救齊龍且曰吾平生知韓信為人易與耳

寄食於漂母無資身之策受辱於袴下無兼人之勇不足思

也齊楚與漢夾濰水而陳濰音維出琅邪陳讀曰陣韓信夜令人為萬餘

囊蒲盛沙漢書無蒲字出史記壅水上流引軍半渡擊龍且佯不勝

走龍且果喜曰固知信怯也遂追信信使人決壅囊水大

龍且軍大半不得渡即急擊殺龍且虜齊王盡定齊地書

張良躡足請到韓信

武涉蒯徹說信反信不聽

傳韓信使人言漢王曰齊為詐多變反覆之國也南邊楚請為假王以鎮之漢王大怒張良陳平躡漢王足因附語曰漢方不利寧能禁信之自主乎此句出漢書史記無自字不如因而立之使自為守漢王亦悟因復罵曰大丈夫定諸侯即為真王耳何以假為遣張良操印立韓信為齊王關千鳥徵其兵擊楚出史記反持也項王聞龍且死大懼使盱台人武涉音呼往說齊王信曰當今二王之事權在足下足下右投則漢王勝左投則項王勝項王今日亡則次取足下足下與項王有故何不反漢與楚連和三分天下王之信謝曰臣事項王官不過郎中位不過執戟言不聽畫不用故倍楚而歸漢漢王授我上將軍印予我數萬眾解衣衣我推食食我內於說反言聽計用故吾得以至於此夫人深親信我我倍之不祥幸為信謝項王武涉已去蒯徹以相人之術說信曰僕相君之面不過封侯相君之背貴乃不可言張晏曰言背者大貴韓信曰何謂也蒯徹曰楚

漢分爭智勇俱困當今兩主之命懸於足下足下為漢則漢勝與楚則楚勝誠能聽臣之計莫若兩利而俱存之參分天下鼎足而居其勢莫敢先動案齊之故有膠泗之地深拱揖讓則天下之君王相率而朝於齊矣天與弗取反受其咎時至不行反受其殃願足下熟慮之信曰漢王遇我甚厚吾豈可以鄉利而倍義乎蒯生曰且勇略震主者身危功蓋天下者不賞今足下戴震主之威挾不賞之功歸楚楚人不信歸漢漢人震恐足下安歸乎信曰先生且休矣蒯徹復說曰夫聽者事之候也師古曰謂能聽善謀也計者事之機也聽過計失而能父安者鮮矣故知者決之斷也疑者事之害也審臺釐之小計遺天下之大數智誠知之決弗敢行者百事之禍也夫功者難成而易敗時者難得而易失也時乎時不再來韓信猶豫不忍倍漢遂謝蒯徹出史記本傳○秋立黥布為淮南王出史記本傳○項羽自知少助食盡韓信又進兵擊楚羽患之漢遣侯公說

侯公說
羽請太
公

張良詐
捐地與
信誠

漢

項王欲
渡烏江

羽請太公羽乃與漢約中分天下割洪溝以西為漢以東為

楚九月楚歸太公呂后引兵解而東歸漢王欲西歸張良陳

平說曰漢有天下大半而諸侯皆附楚兵疲食盡此天亡之

時也今釋弗擊此句見史記所謂養虎自遺患也漢王從之樞漢書

五年冬十月漢王追項羽至固陵晉灼曰即固始也師古曰後

驪與齊王信韓魏相國越期會擊楚信越不至楚擊漢軍

大破之漢王堅壁自守謂張良曰諸侯不從奈何對曰楚兵

且破二人未有分地分扶問反凡裂地以封諸侯其受封者各有分地其不至固宜君

王能與共天下可立致也今能取睢陽以北至穀城音音音音皆

以王彭越從陳以東傳海與齊王信韓魏相國越能出捐此地以許

兩人補之全反棄也使各自為戰則楚易破也漢王從之於是韓信

彭越皆引兵來田漢書十一月項王至垓下垓下音該沛郡兵少

食盡與漢戰不勝入壁漢軍及諸侯兵圍之數重項羽夜聞

漢軍四面皆楚歌漢軍而為楚人之歌故乃大驚論楚歌之詞

曰楚歌之詞意其必出於韓信信之破趙先使人持二十赤幟戒

之曰破趙人空壁逐我可疾入趙壁技趙撤立漢幟及其軍派水之上趙

人空壁以攻之而信軍得行其計趙軍歸而見赤幟以為漢已破

趙遂亂道而不可禁信以此遂破趙軍今其圍羽於垓下而楚歌

之計與立赤幟之事其亦相類故可以為出於信而無疑夜起飲帳中悲歌泣下左右皆泣

莫能仰視於是項王乘其駿馬名騶騶朱惟反馬麾下壯士

騎從者八百餘人直夜潰圍南出馳走平明漢軍乃覺之令

騎將灌嬰以五千騎追之項王渡淮騎能屬者屬之欲反纒

百餘人至陰陵縣名屬九江郡迷失道問一田父田父給曰左給湯反

詰左乃陷大澤中以故漢追及之項王乃復引兵至東城乃

有二十八騎項王自度不得脫謂其騎曰吾起兵至今八歲

矣身七十餘戰未嘗敗北今卒困於此此天之亡我非戰之

罪也今日固決死願斬將刈旗三勝之一作艾魚今諸君知

天亡我非戰之罪斬漢一將一都尉殺數十百人諸騎皆伏

於是項王欲東渡江在秦東城縣屬九江郡烏江亭長檣船待

儀音檣整船謂項王曰江東雖小地方千里眾數十萬人亦足

漢高帝

項王死

王也願大王急渡今獨臣有船漢軍至必無以渡項王笑曰天之亡我我何渡為且籍與江東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無一人還縱江東父兄憐而王我我何面目見之縱彼不言籍獨不愧於心乎乃以其所乘騅馬賜亭長令騎皆下馬步行持短兵接戰獨籍所殺漢軍數百人身亦數十餘創項王乃曰吾聞漢購我頭千金邑萬戶吾為若德也乃自刎而死中郎騎王翳取其頭餘騎五人各得一體共會其體皆是故分其尸封五人皆為列侯

世史記項羽紀論項羽謂天之亡我非人者克自屈者負天易故焉夫楚擊秦而自屈其力屈帝會大風書晦得以前進項羽乃陷大澤中為追騎所及觀其成敗皆天也然張良韓信謂漢始天授非人力也壯則稱之項羽且死亦曰天亡我非戰之罪也則斥之何哉夫功成事遂人也有天焉君子不謂天也所以使人不敢驕身頌國云天也有人焉君子不謂天也所以使人不敢怠使楚地悉定獨魯不下漢王欲屠之至其城下猶聞弦誦之聲為其守禮義之國為主死節乃持項王頭以示之魯乃降

世史記項羽紀論項羽謂天之亡我非人者克自屈者負天易故焉夫楚擊秦而自屈其力屈帝會大風書晦得以前進項羽乃陷大澤中為追騎所及觀其成敗皆天也然張良韓信謂漢始天授非人力也壯則稱之項羽且死亦曰天亡我非戰之罪也則斥之何哉夫功成事遂人也有天焉君子不謂天也所以使人不敢驕身頌國云天也有人焉君子不謂天也所以使人不敢怠使楚地悉定獨魯不下漢王欲屠之至其城下猶聞弦誦之聲為其守禮義之國為主死節乃持項王頭以示之魯乃降

史公論羽之敗

屠魯而聞其歌之聲則察然服其守禮義之臣魯共王欲壞引子舊宅以廣其居升堂而聞金石絲竹之音亦為之矍然然則而退然後知孔門之教如此益知夫親見聖人者其所成就蓋可想也夫以兵環於外死生顧盼間耳而魯人不為之動而發其朝夕之發彼其視死生禍福為何等耶嗚呼夫去之數百載居其國者猶若是況其在二千人之列首邪此聖賢之所以教而士

○太史公曰羽起隴晦之中明古三年遂將五諸侯滅秦此特山東六國秦故云五諸侯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位雖不終近古以來未嘗有也及羽背關懷楚放逐義帝而自立怨王侯叛已難矣自矜功伐奮其私智而不師古謂霸王之業欲以力征經營天下五年卒亡其國身死東城尚不覺悟而不自責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豈不謬哉

○漢王還至定陶馳入齊王信壁奪其軍春正月更立齊王信為楚王王淮北都下邳封魏相國彭越為梁王王魏故地都定陶

諸侯王皆上疏請尊漢王為皇帝二月甲午王即皇帝位于汜水之陽

世史記項羽紀論項羽謂天之亡我非人者克自屈者負天易故焉夫楚擊秦而自屈其力屈帝會大風書晦得以前進項羽乃陷大澤中為追騎所及觀其成敗皆天也然張良韓信謂漢始天授非人力也壯則稱之項羽且死亦曰天亡我非戰之罪也則斥之何哉夫功成事遂人也有天焉君子不謂天也所以使人不敢驕身頌國云天也有人焉君子不謂天也所以使人不敢怠使楚地悉定獨魯不下漢王欲屠之至其城下猶聞弦誦之聲為其守禮義之國為主死節乃持項王頭以示之魯乃降

漢王即位

北漢書中

得天下累月而後即大位胡曰以冬十一月追羽至固陵十一月克
之至春二月則又累月矣雖神器歸漢雖在無疑亦見高帝意氣
雍容若固有之與夫大事未集而遽自崩尊如袁術孫權公孫之
徒終不克濟者其度量豈直霄壤之遠哉論即位先後各有其意
曰光武唐高祖未得天下先即大位而高祖平定事甲乃即位各
有意蓋自高祖已前未嘗有此等事天下未大定則人心不復光
武則以漢氏南裔故宜先即位以繫人心自魏晉以後始以為常
事耳論十月五星聚(考異曰漢太祖元年十月沛公至霸上按魏
書高允傳崔浩集諸術士考校漢元以來日月薄蝕五星行度并
譏前史之失別為魏歷以示允允曰漢元年冬十月五星聚東井
此乃歷術之淺事今譏漢史而不覺此謬恐後之譏今猶今之譏
古浩曰所謬云何允曰按星傳金水二星常附日而行冬十月日
旦在尾箕昏沒於申而東井於寅比二星何因背日而行
是史官欲神其事不復推之於理後歲餘浩謂允曰先所論者本
不經心及更考究果如君語以前三月聚於東井非十月也今從
之十月不言五星聚蓋六七月間也論鄴生據教舍又請說齊王
為二事考異曰三年鄴生勸漢王濂教舍又請說齊王史記漢書
皆以食其勸取教舍及請說齊合為一事獨劉向新序分為二臣
謂分為二者是

入注附音司馬溫公資治通鑑卷之四

入注附音司馬溫公資治通鑑卷之五

漢紀

太祖高皇帝下

夏五月帝置酒洛陽南宮上曰徹侯諸將綴敘列反漢書作通

避武帝諱曰通毋敢隱朕言其情實所以有天下者何項氏

之所以失天下者何高起王陵對曰陛下使人攻城略地因

以與之與天下同其利項羽不然有功者害之賢者疑之此

其所以失天下也上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夫運籌帷幄之

中帷子通反幄乙角反決勝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鎮國家撫

百姓給餉餽餽式亮反通作饋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連百

萬之眾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三者皆人傑吾能用之

此吾所以取天下者也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所以為

我禽也羣臣悅服出本紀論高祖无猜忌之謀陳曰開基創業

能用三傑

成一日之功苟人主有一毫劣視人才之心天下之事莫非人主

之所優為矣其視人才何如哉漢高帝開基之主亦善用人之主

以善善用而不知人之所以用夫是以論功之際斷非吾之取私也

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帝曰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眾戰必勝攻必取

帝曰吾不如韓信此三者皆帝善用之其功如此吾觀不如之論

亦足以見帝於君臣之間無後有猜忌之謀而有以愛慰臣下之

心也自後文帝帝僅存此意惟光武失之疑錯五帝其臣莫及之論

告下者光武與二十八將共起風雲以誅新室當時共事之日剖

肝披膽傾心露誠以成大功及天下甫定固當與天下之賢同之

而帝之謀謂己之獨斷非羣臣之所能及置三公於虛位奪其權

而付之臺閣六曹更進用事而三公無過受責豈非帝謂己之獨

斷而諸臣無出其右者故有此等事耳嗚呼風雲霜露無一氣而

非大芽甲根豈無一物而非地天下之善誰非人主之善乎小夫

竊人借障尤以自飾竊勺水以自多要不出範圍之內天覆地載

豈與是貴賤者爭焉季布為項籍將數窘辱帝巨項項籍滅

帝購求布千金敢舍屠罪二族布乃髡鉗為奴巨項項籍滅

東自賣於魯朱家本傳云布匿濮陽周氏周氏曰漢求將軍急所

置廣柳軍中之朱家心知其季布也買置田舍身之洛陽見滕

公說曰季布何罪臣各為其主用職耳今上始得天下而以

私怨求一人何示不廣也且以季布之賢漢求之急此不比

蘇季布

走胡南走越耳君何不從容為上言之從千滕公待間言於上如朱家指上乃赦布召拜郎中蘇東坡曰滕高祖唐太宗皆創業之賢君季布布與突通皆時之烈丈夫故能以身徇主有死無一推賢君故能推至公之心不以私怨殺士此可以為萬世帝王之業。布母弟

斬丁公

兩賢豈相克哉與益同丁公引兵而還及項王滅丁公謁見帝以丁公徇軍中曰徇辭後反丁公為項王臣不忠使項王失天下遂斬之曰使後為人臣無傲丁公也出本

論進取
守成之
執不同

臣先曰高祖起豐沛以來罔羅豪傑招亡納叛亦已多矣及即帝位而丁公獨以不忠受戮何哉夫進取之與守成其執不同當羣雄角逐之際民無定主來者受之固其宜也及貴為天子四海之內無不為臣苟不明禮義以示之使為臣者人懷貳心以徼大利徼擊堯反幸則國家其能久安乎是故斷以大義使天下曉然皆知為臣不忠者無所自容而懷私結怨者雖至於活己猶以義不與也戮一人而

千萬人懼其慮事豈不深且遠哉子孫享有天祿四百餘年宜矣

婁敬請
都長安

齊人婁敬戎隴西過洛陽脫輓輅輓音路輅者一木橫馮車前輅衣羊裘既反因震將軍見上婁敬曰陛下都洛陽豈欲與周室比隆哉上曰然婁敬曰洛邑天下之中有德則易以下無德則易以亡夫秦地被山帶河四塞以為固卒然有急百萬之眾可立具也帝問羣臣皆山東人爭言周王數百年秦二世即亡洛陽足恃也上問張良良曰婁敬說是也良本博口駕西都長安拜婁敬為郎中賜姓劉出本傳論高祖敬於用言居敗履山川蒙犯霜露多矣至是天下平定當亦少患安使之時也幸歸洛陽未及稅駕聞敬陳入長安之計適問羣臣折衷於子房即日西行不待改夕嗚呼其明於決策敏於用言不自憚如聽寇恂之諫即往鎮撫之靡有勤意可謂能繩祖武光前烈矣。張良素多病從上入關即道引不食穀曰家世相韓及韓滅不與萬金之資為韓報讎

張良欲從赤松子遊

疆秦天下振動今以三寸舌為帝者師封萬戶侯此布衣之極於良足矣願棄人間事欲從赤松子遊耳出本傳

臣光曰夫生之有死譬猶夜旦之必然自古及今固未嘗有超然而獨存者也以子房之明辨達理足以知神仙之為虛詭矣然其欲從赤松子游者其智可知也夫功名之際人臣之所難處如高帝所稱者三傑而已誰陰誅夷蕭何繫獄非以履盛滿而不止耶故子房託於神仙遺棄人間等功名於外物置榮利而不顧所謂明哲保身者子房有焉論張良取敬於人王高祖曰君子爵祿不存於身中然後為出世庶幾收用羣策獨張良能辭齊三萬戶爵殺呂輕舉想其平日超然聲利之外故雖高祖以侮慢之資亦不敢斥其所言未嘗不行者蓋以此諫居秦宮者與會也勸都長安者妻敬也高祖比未之納良入言之即聽此豈辭說之力哉傳曰同言而信信在言前後之君子欲納忠當世流澤生民安可不放遠聲利先取敬於人主哉

偽遊雲夢

六年楚王信初之國行縣邑陳兵出入人有告信反者帝問陳平平曰古者天子有巡狩會諸侯陛下第出偽遊雲夢

名在楚地跨江南北連亘千里會諸侯於陳信聞天子出游其執必郊迎謁

而陛下因禽之此特一力士之事耳帝以為然乃會諸侯於陳信謁上上令武士縛信載後車信曰果若人言狡兔死走

狗耳高鳥盡良弓藏敵國破謀臣亡天下已定我固當身傳本去狡兔死走狗自元下六句上曰人告公反遂械繫信以歸極下飛又至洛陽

赦韓信封為淮陰侯出高祖紀及信傳平傳論高祖得天下率詭詐之謀

盡出於陳平施於項羽紛爭時由可也而可施於君臣之間乎使韓信有反心尚不可為而信未有反心也然則功臣孰不自疑乎論高祖壞巡狩之意陳曰人皆謂漢封建無制故諸侯強大以為三代封建之法不可復殊不知三代封建之意已壞於此何也天子適諸侯曰巡狩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今高祖用偽遊之計少

執信則是壞先王巡狩之意至呂后召諸王至長安以偽殺之遂使後有宰京師而位者則諸侯述職之法又壞矣信羞與絳灌等列嘗過樊將軍噲噲拜送迎言稱臣信出門笑曰生乃與噲等為伍出信本傳上嘗從

容與信言諸將能將兵多少本傳云諸將能各有差上問曰如我能將幾何信曰陛下不過能將十萬上曰於君何如曰臣多多益

善耳上笑曰多多益善本傳云多多益善何為為我禽信曰陛下不

漢高帝

帝書將

蕭何發
縱指示

張良願
封留

大封同
姓

沙中語

張良請
封雍齒

能將兵而善將將此信所以為陛下禽也且陛下所謂天授
 非人力也本傳。始剖符而分之授其半將以合也封諸功臣
 為徹侯蕭何封鄴侯蕭音贊所食邑獨多功臣皆曰臣等
 身被堅執銳多者百餘戰少者數十合今蕭何未嘗有汗馬
 之勞徒持文墨議論反居臣等上何也帝曰諸君知獵乎追
 殺獸兇者狗也而發縱指示獸處者人也繼子用反謂解今諸
 君徒能得走獸耳功狗也至如蕭何發縱指示功人也羣臣
 皆莫敢言蕭何傳張良為謀臣亦無戰鬪功帝使自擇齊
 三萬戶良曰臣始起下邳邳音悲反屬東海郡本在薛與上會
 留此天以臣授陛下陛下用臣計幸而時中臣願封留足矣
 不敢當三萬戶乃封張良為留侯尚祖之論二樂於薛良后蕭何
 則名之於子房則字之者其嘗論之矣魏文侯見段干木立倦而
 不敢息退見程頤據坐而為之言頤不悅文侯曰段干木祿之則
 不受位則上卿祿則萬鍾既食吾食又責吾禮安可得哉高祖
 之待三傑蓋亦如此蕭何為當代之相韓信為南面之王則是既
 食其食矣食其食而名之禮也子房不受高爵重祿願封留以自
 足而高祖欲報之心猶未足則是不食其食而不名之亦禮也其後

雲夢之禽概繫之辱惟蕭韓俱有不免而身名自遂者 封陳平
 房一人而已由此言之明哲保身之效實見於此

為戶牖侯平辭曰此非臣之功也上曰吾用先生謀計戰勝
 克敵非功而何平曰非魏無知臣安得進上曰若子可謂不
 背本矣乃復賞魏無知本傳帝以天下初定子幼昆弟少
 懲秦孤立而亡欲大封同姓以填撫天下春立從兄賈為荆
 王弟交為楚王兄喜為代王微時外婦之子肥為齊王田刑
 及楚元王交等傳上已封大功臣二十餘人其餘日夜爭功不決上在
 洛陽南宮望見諸將往往相與坐沙中偶語上曰此何語留
 侯曰此謀反耳陛下起布衣以此屬取天下獨珠上反徒屬今
 為天子而所封皆故人所誅皆仇怨故相聚謀反耳上憂曰
 為之奈何留侯曰上平生所憎羣臣所共知誰最甚者上曰
 雍齒與我有故怨數嘗窺辱我我欲殺之為其功多故不忍
 留侯曰今急先封雍齒則羣臣人人自堅矣於是上乃置酒
 封雍齒為什方侯今則屬共州什音十而急趨丞相御史定

漢高帝

張良因
事納忠

定十八
侯位次

蕭何方
世之功

韓王信
以馬邑
降匈奴

叔孫通
制禮儀

功行封羣臣罷酒皆喜曰雍齒尚為侯我屬無患矣出良本傳
臣光曰張良為高帝謀臣委以心腹宜其知無不言安有
聞諸將謀反必待高帝目見偶語然後乃言之邪蓋以高
帝初得天下數用愛憎行誅賞或時害至公卿羣臣往往有缺望
自危之心蘇古穴反朕缺也怨望也故良因事納忠以變移帝意使上無
阿私之失下無猜忌之謀國家無虐利及後世若良者可
謂善諫矣

列侯畢已受封詔定元功十八人位次皆曰平陽侯曹參身被
七十創攻城略地功最多宜第一鄂千秋進曰羣臣議皆誤夫
曹參雖有野戰略地之功此特一時之事耳上與楚相距五
歲失軍亡眾跳身遁者數矣然蕭何嘗從關中遣軍補其處
又軍無見糧蕭何轉漕關中給食不之陛下雖數亡山東何
常全關中以待陛下此萬世之功也本傳云此乃世功也今雖無曹參等百數何缺於漢
蕭何第一曹參次之上曰善於是乃賜蕭何帶劔履上殿入

朝不趨上曰吾聞進賢受上賞蕭何功雖高得鄂君乃益明
於是封鄂千秋為安平侯世曹參傳夏尊太公為太上皇出本紀

韓王信以馬邑降匈奴信韓王之孫項羽殺韓王或漢封信為韓王都晉陽匈奴冒頓冒伯莊音墨頓或讀如木字因引兵南踰句注句音章句之句山名在鴈門攻太原至晉陽

拔劔擊柱帝益厭之叔孫通說上曰儒者難與進取可與守
成臣願徵魯諸生與臣弟子共起朝儀帝曰得無難乎通曰
五帝異樂三王不同禮禮者因時世人情為之節文者也臣
願采古禮與秦儀雜就之上曰可試為之令易知度吾所能
行者為之曾有兩生不肯行曰今天下初定死者未葬傷者
未起又欲起禮樂禮樂由起積德百年而後可興也吾不忍
為公所為公去矣叔孫通笑曰鄙儒不知時變遂與所徵三
十人西及上左右為學者與其弟子百餘人為絛葛野外習
之儀子說反立竹及茅索營之習禮儀其中也春秋傳茅葛與葛同音七年冬十月長樂宮成諸

贊高帝

今日知
為皇帝
貴

侯羣臣皆朝賀諸侯王以下至吏六百石莫不震恐肅敬至
禮畢復法酒本傳諸侍坐殿上皆伏抑首以尊卑次起上
壽無敢謹譁失禮者於是帝曰吾乃今日知為皇帝之貴也
乃拜叔孫通為太常出叔孫
通傳

叔孫通
竊禮之
糠粃

臣光曰禮之為物大矣用之於身則動靜有法而百行備焉
用之於家則內外有別而九族睦焉用之於鄉則長幼有倫
而俗化美焉用之於國則君臣有叙而政治成焉用之於
天下則諸侯順服而紀綱正焉豈直几席之上戶庭之間
得之不亂哉夫以高祖之明達聞陸賈之言而稱善睹叔
孫通之儀而歎息然所以不能肩於三代之王者病於不
學而已當是之時得大儒而佐之以禮為天下其功烈豈
若是而止哉惜夫叔孫生之為器小也徒竊禮之糠粃以
依世諧俗取寵而已遂使先王之禮淪沒而不振以迄于
今豈不痛甚矣哉是以揚子譏之曰昔者魯有大臣史失

其名曰何如其大也曰叔孫通欲制君臣之儀召先生於
魯所不能致者二人曰若是則仲尼之開迹諸侯也非邪
曰仲尼開迹將以自用也如委已而從人雖有規矩準繩
焉得而用之善乎揚子之言也夫大儒者惡肯毀其規矩
準繩以趨一時之功哉

劉敬言
匈奴不
可擊乎

上自將擊韓王信居晉陽聞冒頓居代谷欲擊之使人覘匈
奴開較豔
反窺也冒頓匿其壯士肥牛馬但見老弱及羸畜使者十
輩來皆言匈奴可擊上復使劉敬往敬還曰兩國相擊此宜
夸矜見所長今臣往徒見羸瘠老弱羸力
音債一說此肉讀曰脊此
必欲見短伏竒兵以爭利愚以為匈奴不可擊上怒罵敬曰
齊虜以口舌得官今乃妄言沮吾軍械繫敬廣武帝先至平
城兵未盡到冒頓縱精兵四十萬騎匈奴傳云縱精
兵三十餘萬騎圍帝於
白登七日帝用陳平秘計厚遺閼氏閼氏音
支匈奴自稱
後號乃
解圍上至廣武赦劉敬斬前使十輩封敬為關內侯號為建

白登圍
解還封
劉敬

原平六
出奇計

蕭何治
宮室

論王者
以仁義
為禮道
無為感

以八公主
妻單于

劉敬之後
相導

信侯世高紀及劉敬匈奴等傳。帝南過曲逆曰壯哉縣吾行天下獨見洛陽與是耳乃更封陳平為曲逆侯盡食之平從帝征伐凡六出奇計輒益封邑焉出平本傳。上至長安蕭何治未央宮上見其壯麗甚怒謂何曰天下匈匈國許容反擾也勞苦數歲成敗未可知是何治宮室過度也何曰天下方未定故可因以就宮室且夫天子以四海為家非壯麗無以重威且無令後世有以加也上說世高紀

臣光曰王者以仁義為麗道德為威未聞以宮室填服天下也天下未定當克己節用以趨民之急而顧以宮室為先豈可謂之知所務哉昔禹卑宮室而桀為傾宮創業垂統之君躬行節儉以訓示子孫其末流猶入於淫靡况示之以侈乎乃云無令後世有以加豈不謬哉至於孝武卒以宮室罷蔽天下未必不由鄼侯啓之也論高祖不先宗廟而後宮室曰書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荀子曰有天下者事七世禮記王制及春秋穀梁傳曰天子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漢高祖開

八年匈奴冒頓數苦北邊上患之劉敬曰天下初定士卒罷於兵未可以武服也冒頓殺父代立妻群母父頭曼以鳴鏑射殺之以力為威未可以仁義說也誠能以適長公主妻適音適長上聲妻七計反彼必慕以為闕氏生子必為太子冒頓在固為子婿死則外孫為單于單音蟬匈奴天子之號也漢書曰音義曰單于者廣大之貌言其家天下單于然也豈嘗聞外孫敢與大父抗禮者哉九年上取家人子名為長公主以妻單于使劉敬往結和親約世高紀

臣光曰建信侯謂冒頓殘賊不可以仁義說而欲與為婚姻何前後之相導也夫骨肉之恩尊卑之叙唯仁義之人為能知之奈何欲以此服冒頓哉蓋上世帝王之御夷狄也服則懷之以德叛則震之以威未聞與為婚姻也且冒

漢高帝

頓視其父如禽獸而獵之。奚有於婦翁建信侯之術固已踈矣。况魯元已為趙后，又可奪乎。

初上過趙趙王敖執子婿禮其早上箕倨慢罵之。音基倨

足臨坐其形如箕趙相貫高趙午等皆怒帝無禮請為王殺之張敖齧

其指曰反逆也先人三國賴帝得復國願君無復出口貫高怨

家知其謀上變告之於是上逮捕趙王及諸反者趙午等十

餘人自剄貫高獨罵曰誰令公為之今王實無謀而公等皆

死誰白王不反者乃轆車膠致與王詣長安。本傳云乃轆車與王詣長安

反通作轆轆車者車而為轆形以板四周之无所通見高對獄曰獨吾屬為之王實不知

吏治榜笞數千謂捕橫反刺劍身無可擊者劉丁終不復言廷

尉以事聞上曰壯士誰知者泄公曰臣之邑子素知之上使

泄公私問之具道本指上赦趙王敖廢為宣平侯因赦貫高

泄公曰上多足下貫高曰今王已出吾責已塞死不恨矣且

人臣有篡弒之名何面目復事上哉縱上不殺我我不愧於

心乎乃仰絕元遂死。元音剛又下部反頸總謂之元喉龍也荀悅論曰貫

高首為亂謀殺主之賊雖能證明其王小亮不塞大逆私行

不贖公罪春秋之義大居正罪無赦可也

臣光曰高祖驕以失臣貫高恨以亡君使貫高謀逆者高

祖之過也使張敖亡國者貫高之罪也

是歲更以丞相何為相國。世傳何十年戚姬有寵於上生趙

王如意上以太子仁弱欲廢而立趙王大臣爭之皆莫能得

御史大夫周昌廷爭之彊上問其說昌為人吃音訖言又盛

怒曰臣口不能言然臣期知其不可陛下欲廢太子臣期

期不奉詔上欣然而笑呂后側耳於東廂聽既罷見昌為跪

謝曰微君太子幾廢時趙王年十歲上憂萬歲之後不全也

符璽御史趙堯請為趙王置貴彊相及呂后太子羣臣素所

敬憚者上曰誰可者堯曰御史大夫昌其人也上乃以昌相

趙而以堯代昌為御史大夫。本傳云既行之高祖持御史大夫印弄之曰誰可以為御史大夫

貫高謀逆

貫高白王不反

荀悅論貫高

周昌不奉詔廢太子

以周昌為趙相

高帝熟視堯曰無以易堯遂拜堯為御史大夫以上並周昌傳論
不肯借一不幸之命而利於得天下而况乎哉父用妻子而以其
家易富貴哉其矣高帝之忍以其家易天下也太公易而堯而囚
之於楚死三日矣而帝寧委焉梧葉之言天下不容也雖小倉亦
孝惠魚元棄之弗顧猶可也滕公載之後車亦有並生之幸矣而
方然其來之後惟恐其相之不使以匹夫畜所非望而忍於此父
子也如此則亦何所不至哉是故終漢之世多戮子之禍臨江士
榮殺於蹄更矣太子濂歿於讒臣而帝諸子皆胎夭於艷妻媚妾
之手一念之忍以歸列為熾而帝弗之及猶欲全一私愛之如意於
強悍之口已於帝忍於
人豈有不忍於帝哉
○初上以陽夏侯陳豨為相國

陳豨反

趙代邊兵豨過辭淮陰侯淮陰侯挈其手辟左右嘆曰公所
居天下精兵處也而公陛下之信幸臣也公言公之畔陛下
必不信三至必怒而自將吾為公從中起天下可圖也陳豨
曰謹奉教九月遂與王黃等反自立為代王劫略趙代上自
擊之至邯鄲喜曰邯鄲音寒用趙山豨不南據邯鄲北阻漳水
吾知其無能為矣上令周昌選趙壯士可令將者白見四人
上嫚罵曰豎子能為將乎四人慙皆伏地封各千戶以為將
左右諫曰今封此何功上曰非汝所知陳豨反趙代地皆豨

封四將各千戶

有吾以羽檄徵天下兵檄古歷反檄以木簡為書長尺一寸未
有急事則加鳥羽插之亦速疾也未
有至者今計唯獨邯鄲中兵耳吾何愛四千戶不以慰趙子
弟皆曰善又聞豨將皆故賈人上曰吾知所以與之矣乃多
以金購豨將豨將多降出高祖及韓信傳論高祖非真知人二博
而盧縮反是時匈奴方強盛而二邊將相繼而反此引匈奴為
寇幸及高祖之身耳當惠文間則豈不危甚哉夫盧縮於高祖為
故舊而陳豨為信幸臣謂其無他心也而委之邊事蓋亦見之不
明故耳以蕭相國之中謹反疑
其傾動關中定豈真知人哉○十一年豨軍遂敗淮陰侯信
稱病不從擊豨陰使人至豨所與通謀其舍人弟上變告信
欲反呂后與蕭相國給信給音始曰雖疾彊入賀信入呂后使武
羣臣皆賀相國給信給音始曰雖疾彊入賀信入呂后使武

呂后斬韓信

詐豈非天哉遂夷信三族師古曰夷平也臣光曰世或以韓信為首建大策與高祖起漢中定三秦
遂分兵以北禽魏取代仆趙脅燕東擊齊而有之南滅楚

黃高帝

得信見
揭亦有
以自取

垓下漢之所以得天下者大抵皆信之功也觀其距蒯徹之說迎高祖於陳豈有反心哉良由失職怏怏遂陷悖逆夫以盧縮里閉舊恩猶南面王燕信乃以列侯奉朝請豈非高祖亦有負於信哉臣以為高祖用詐謀禽信於陳言負則有之雖然信亦有以取之也始漢與楚相距滎陽信滅齊不還報而自王其後漢追楚至固陵與信期共攻楚而信不至當是之時高祖固有取信之心矣顧力不能耳及天下已定則信復何恃哉夫乘時以徼利者繼音市井之志也躋功而報德者躋音時士君子之心也信以市井之志利其身而以士君子之心望於人不亦難哉是故太史公論之曰假令韓信學道謙讓不伐已功不矜其能則庶幾哉於漢家勲可以比周召太公之徒後世血食矣不務出此而天下已集乃謀畔逆夷滅宗族不亦宜乎上還洛陽聞淮陰侯死問呂后曰信死亦何言后曰信言恨

帝不謀
蒯徹

不用蒯徹之計上詔齊捕之蒯徹至上曰若教淮陰侯反乎對曰然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高材疾足者先得焉距之狗吠堯堯非不仁狗固吠非其主當是時臣唯知韓信非知陛下也上曰置之出韓信及蒯徹傳初上之擊陳豨也徵兵於梁梁王稱病使將將兵詣邯鄲上恐使人讓之梁王恐欲自往謝其將扈輒勸王反梁王不聽梁大僕得罪走漢告梁王與扈輒謀反於是上使使掩王囚之洛陽有司治反形已具上赦以為庶人傳處蜀青衣青衣縣名西逢呂后從長安來梁王為呂后泣自言無罪願處故昌邑呂后許諾與俱東至洛陽白上曰梁王壯士今徙之蜀此自遺患不如遂斬之妾謹與俱來呂后乃令其舍人告彭越復謀反夷越三族梟越首洛陽下詔有收視者輒捕之梁大夫欒布使於齊還奏事越頭下祠而哭之吏捕以聞上欲烹之布曰願一言而死上曰何言布曰方上之困於彭城敗滎陽成臯間王一顧與楚則漢

欒布哭
彭越

梁大僕
告彭越
反

陸賈進新語

樊噲排闥

廿七

解公料 蘇布三 乘

作因

在出 計

破與漢而楚破天下已定彭王剖符受封亦欲傳之萬世今
 陛下徵兵彭王病不行而陛下誅滅之本傳云以形未見以苛細誅之臣恐功
 臣人人自危也今彭王已死臣生不如死請就烹上乃釋布
 罪拜為都尉山彭越及陸賈時時前說詩書帝罵之曰乃
 公居馬上而得之安事詩書陸生曰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
 治之乎且湯武逆取而以順守之文武並用長久之術也帝
 曰試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及古成敗之國
 陸生乃祖述存亡之徵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帝未嘗不稱
 善號其書曰新語出賈本傳陸曰高帝平生未嘗聞此言也故曰新語帝有疾卧禁
 中詔戶者無得入羣臣絳灌莫敢入十餘日樊噲排闥直
 入闥土易反宮門中曰始陛下與臣等起豐沛定天下何其壯也今天下已定又
 何備也滿浦拜反且陛下獨不見趙高之事乎帝笑而起出
本傳論漢初每事簡畧陳曰秦始皇有詔不得上發荆軻之變羣臣不敢擅登漢初反秦之弊每事簡畧後反孫通制禮儀稍稍益
是以前漢季日多世且沛故人君臣之間終未甚畏懼初淮陰侯死
 淮南王黥布已心恐及彭越誅醢其肉以賜諸侯布大恐發
 兵反上召諸將問計皆曰豎子何能為乎汝陰侯滕公召故
 楚令尹薛公問之令尹曰是固當反往年殺彭越前年殺韓
 信此三人者同功一體之人也自疑禍及身故反耳滕公
 言之上上乃召薛公問之對曰使布出於上計山東非漢
 有也出於中計勝敗之數未可知也出於下計陛下安枕
 而卧矣上曰何謂上計對曰東取吳西取楚并齊取魯傳
 檄燕趙回守其所山東非漢有也何謂中計東取吳西取
 楚并韓取魏據敖倉之粟塞成臯之口勝敗之數未可知
 也何謂下計東取吳西取下蔡歸重於越重直用反歸輜重也身歸
 長沙陛下安枕而卧漢無事矣上曰是計將安出對曰出
 下計布故麗山之徒也麗山且反致萬乘之主皆為身不顧
 後為百姓萬世慮者也故曰出下計帝曰善封薛公千戶自

漢高帝

遺殺賊布

上過沛燕父老

叔孫通諫易太子

張良畫計厚幣迎四皓

將兵而東布之初反謂其將曰上老矣必不能來淮陰彭越皆死餘不足畏遂反果如薛公之言擊荆擊楚引兵而西十二年冬十月上與布兵遇於蘄西大戰布軍敗走渡淮數戰不利與百餘人走江南上令別將追之番陽人殺布茲鄉民田舍

鄉民田舍出布本傳論高帝取才不忌陳曰高祖取天下人才取之常不忌由今觀之為義帝發喪乃董公之策定太子乃四皓之策皆因事畧見於後世若田橫死士五百人陳稀之從車千乘魯之策皆不見於後是時去戰國未遠天下人才最多四皓兩公其功名皆不見於後是時去戰國未遠天下人才最多四皓兩生蓋公穆生皆帝王之佐高祖固不能屈若奇才異士所在無限帝亦不能盡致也

酒悉召故人父老酒酣上自為歌起舞本紀上擊筑自歌曰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泣謂沛父兄曰游子悲故鄉朕自沛公以誅暴逆遂有天下其以沛為朕湯沐邑

歸疾益甚愈欲易太子張良諫不聽此以上並出張良傳叔孫通諫曰晉獻公以驪姬之故廢太子立奚齊晉國亂者數十年秦以不蚤定扶蘇蚤古早字令趙高得以詐立胡亥自使滅祀此陛下

所親見今太子仁孝天下皆聞之陛下必欲廢適而立少臣願先伏誅以頸血汙地帝曰吾直戲耳叔孫通曰太子天下本本一搖天下震動柰何以天下戲通傳時大臣固爭者

多上知羣臣心皆不附趙王乃止不立張良傳云呂后使建成良曰此難以口舌爭也願上所不能致者四人固請宜來令上見之則一助也呂澤使人奉太子書卑辭厚禮迎此四人至客

建成侯所及宴置酒太子侍四人者從太子年皆八十有餘須眉皓白衣冠甚偉上怪問曰何為者四人對各言其姓名上廼驚曰吾求公避逃我今公何自從吾兒游乎四人曰陛下輕士善罵臣等義不辱故恐而亡匿今聞太子仁孝恭敬愛士天下莫不延頸願為太子死者故臣等來上曰煩公幸卒調護太子四人為壽

曰畢趨去上目送之召戚夫人指視曰我欲易之彼四人為之輔羽翼已成難動矣上罷酒竟不易太子者良本招此四人之力也論留侯為太子立黨以制其父也留侯留侯公五年夏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于首上左氏曰謀寧周也時惠王以惠后之故將黜太子鄭而立王子帶齊威有憂之帥諸侯會鄭以定其位不名而殊會尊之曰王世子由是惠王知諸侯之輔太子也故卒得不廢其後後祿祿是為襄王一舉而君臣父子之道皆得焉故曰首上之盟美之至也高祖寵戚姬愛如意類已謂惠帝仁弱欲廢之立如意周昌故孫通諫皆不聽高祖起布衣百戰而得天下豈不愛其國哉其必欲然者誠疑太子不足以保社稷耳於是張良招高祖不能致者四人以輔太子高祖見之則謂四

葉高帝

王衛尉
辨蕭何
無罪

吳王濞
有反相

持三尺
取天下

不問

人不肯臣也而太子能致知太子之賢天下願推戴之可以屬社稷明其故以為羽翼已成難動矣然則良之此舉比迹威公復夫為非是而不取誤矣相國何以長安地陞上林中空地棄願令民得入田毋收稟為禽獸食反木釋上大怒曰相國多受賈人財物為請吾苑下廷尉械繫之數日王衛尉侍前問曰相國胡大罪陛下繫之暴也上曰受賈賢金請吾苑以自媚於民故繫治之王衛尉曰有便於民而請之真宰相事且陛下距楚數歲陳豨黥布反陛下自將而往當是時相國守關中關中搖足則關以西非陛下有也相國不以此時為利今乃利賈人之金乎帝不懌是日使使持節赦出何何入謝帝曰相國為民請苑吾不許我不過為桀紂主而相國為賢相

吾故繫相國欲令百姓聞吾過出蕭何本傳。吳王濞傳。上以立兄仲之子濞為吳王已拜召相之曰若壯有反相獨悔業已拜因猶其背同漢後五十年東南有亂豈若邪天下一家慎無反濞曰不。上擊布時為流矢所中行道疾甚呂后迎良醫入見上嫚罵之曰吾以布衣持三尺取天下此非天命乎命乃在天

雖扁鵲何益扁鵲海人遂不使治疾出本。呂后問曰陛下百歲後蕭相國既死誰令代之上曰曹參可問其次曰王陵可然少各以治反多少之陳平可以助之陳平知有餘然難獨任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劉氏者必勃也可令為太尉呂后復問其次上曰此後亦非乃所知也出本紀論高帝有高天下

網羅一世賢才而任使之當時皆秦正蔡去韓賈齊而為漢役其有餘不足之才強弱與利之資舉不逃高帝所識故隨用隨驗猶之數計而龜卜也吾觀曹相國攻城野戰瘡痍無全膏意其餘勇可賈而乃休兵於治齊之日淡然無營吾嘗於相國平生終始之際得其為人矣鄭侯畫一之其講之非一日之故而以器度編淺

銳意好事者乘之則高祖之所以遺漢者曾再傳之不保豈三百五十九章之患至它時而後作乎君子是以知繼蕭者必曹也遇事輒發不憂其無力而憂其無濟沉深有謀不憂其不成而憂其不慈有如王陵陳平而不並用也則必有偏急也所患者偏而才並用則據其中而為之根抵者必其重厚屹然可以為國柱石者而後可也此高帝所以注心於絳侯也欵吾觀高帝知人如此未嘗不歎高帝有天下之識而平日一以至誠任使而無以貽晚

在趙臨之薄德則九官分職汝往汝諸之事不必在唐虞而已雖然漢惜乎高帝有高天下之識而終身行之於駕馭豪傑而已雖然知人如高帝夏四月帝崩。初高祖不脩文學而性明達好謀能聽自監門戍卒見之如舊初順民心作三章之約天下既

能聽自監門戍卒見之如舊初順民心作三章之約天下既

能聽自監門戍卒見之如舊初順民心作三章之約天下既

能聽自監門戍卒見之如舊初順民心作三章之約天下既

能聽自監門戍卒見之如舊初順民心作三章之約天下既

能聽自監門戍卒見之如舊初順民心作三章之約天下既

能聽自監門戍卒見之如舊初順民心作三章之約天下既

能聽自監門戍卒見之如舊初順民心作三章之約天下既

能聽自監門戍卒見之如舊初順民心作三章之約天下既

漢高帝

定命蕭何次律令韓信申軍法張蒼定章程叔孫通制禮儀
又與功臣剖符作誓丹書鐵契金匱石室藏之宗廟雖日不
暇給規模弘遠矣出本紀論高祖規摹止於此陳曰漢去三
代最近先王之流風善政猶有存者况六業
既成兵革之禍亦已息矣兵革既息則一時雄將武夫何足與立
官制定經法當是時且猶有老師宿儒散在天下如四皓之在商
山伏生之在濟南兩生之在魯穆生申公白生之在楚非不足與
任事也使高帝果能召而用之相與講明三代舊典則漢豈易量
也奈何與數輩區區於律令軍法章程禮儀新語之間以為規摹
之大彼數人者施於戰陣則智有餘而用於立法則不足帝乃與
此等共立天下此特因循就寡之謀不足為萬世久長之策所以
見其規摹止於斯考異曰十年從周昌為趙相以趙堯為御史
大夫史記漢書張良傳皆云十二年上擊黥布還愈欲易太子按
百官表十年趙堯為御史大夫則是時太子位已定今從之○十
一年上欲使太子擊黥布太子客使呂澤之夜見呂后史記漢書
皆云呂澤夜見呂后按恩澤侯表有周呂侯澤建威侯釋之今上
云建威侯而下云呂
澤恐誤當為上之是

入注附音司馬溫公資治通鑑卷之五

入注附音司馬溫公資治通鑑卷之六

漢紀

孝惠皇帝 在位七年 壽二十四

諱盈高祖太子也高祖末年欲廢太子賴周昌張良等得不廢高帝十二年五月崩太子即位

元年冬十二月帝晨出射趙王少不能蚤起太后使人持醪

飲之醪音鳩飲於禁反鳩鳥食也犁明帝還犁力道反犁明趙王

已死太后遂斷戚夫手足去眼輝耳飲瘖藥使居廁中許

云反灼也一作熏以藥熏耳令其聾也命曰人死居數日乃召帝觀人死

帝見問知其戚夫人乃大哭因病歲餘不能起使人請太后

曰此非人所為臣為太后子終不能治天下帝以此日飲為

淫樂不聽政呂后紀

臣光曰為人子者父母有過則諫諫而不聽則號哭而隨之

安有守高祖之業為天下之主不忍母之殘酷遂棄國家

而不恤縱酒色以傷生若孝惠者可謂篤於小仁而未知

大誼也

二年鄭文終侯蕭何病上親自臨視因問曰君即百歲後誰

可代君者對曰知臣莫如主帝曰曹參何如曰帝得之矣七

月何薨何置田宅必居窮僻處為家不治垣屋曰後世賢師

吾儉不賢毋為執家所奪此蕭相曹參聞何薨告舍人趣治

行吾將入相居無何使者果召參始參微時與蕭何善及為

將相有隙至何且死所推賢唯參參代何為相舉事無所

變更壹遵何約束擇郡國吏未訥於文辭重厚長者即召除

為丞相史吏之言文刻深欲務聲名者輒斥去之見人有細

過專掩匿覆蓋之府中無事帝怪相國不治事參曰陛下自

察聖武孰與高帝上曰朕乃安敢望先帝又曰陛下觀臣能

孰與蕭何賢上曰君似不及也參曰陛下言之是也高帝與

蕭何定天下法令既明陛下垂拱參等守職遵而勿失不亦

帝見人議因不聽政

蕭何推曹參賢何不治田宅

曹參何約東

可乎帝曰善參為相國出入三年百姓歌之曰蕭何為法較

若畫一漢書作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淨民以寧壹

服○二年春發六百里內十四萬六千人城長安以宗室女

為公主嫁匈奴冒頓單于紀是時冒頓方彊為書遺高后

辭極褻嫚高后大怒議斬其使者發兵擊之樊噲曰臣願得

一為眾橫行匈奴中李布曰噲可斬也前匈奴圍高帝於平

城漢兵二十萬噲為上將軍不能解圍今歌吟之聲未絕傷

夷者甫起而噲妄言以十萬眾橫行是面謾也謾也又莫半

反且夷狄譬如禽獸得其善言不足喜惡言不足怒也高后

曰善報書深自謙孫以謝之冒頓復使使來謝因獻馬遂和

親出漢書匈奴傳○四年帝以朝太后於長樂宮及間往數蹕煩民禮

通諫曰此高帝月出遊衣冠之道也子孫奈何乘宗朝道上

行哉帝懼曰急壞之通曰人主無過舉今已作百姓皆知之

矣願陛下為原廟渭北衣冠月出遊之益廣宗廟大孝之本

上乃詔有司立原廟出叔孫通傳

臣光曰過者人之所必不免也惟聖賢為能知而改之古

之聖王患其有過而不自知也故設誅謗之木置敢諫之

鼓豈畏百姓之間其過哉是以仲虺美成湯曰改過不吝

鬼傳說戒高宗曰無恥過作非由是觀之則為人君者固不

以無過為賢而以改過為美也今叔孫通諫孝惠乃云人

主無過舉是教人君以文過遂非也豈不繆哉本紀三曰省

者除挾書律論高祖不事詩書陳曰秦人重禁示文李不得挾書

無道極矣漢高祖入關約法二章悉除苛法天下既定命蕭何

挾書之律獨承秦故至惠帝四年始除之若是高祖惡聞詩書

之習不戒於秦也帝王之遺善歷世出寶之以為大訓所以

孫開後世也高祖以馬上下得天下是誠無事於詩書獨不能保

之以遺後世乎聖人以及史缺文為幸則經術之行於世當而

日月俱垂不幸脫落而不全豈容無可恨者儒林傳言孝文時

求能治尚書者天下无有聞濟南伏生治之欲召時伏生年九

十餘老不能行所口授者終一十九篇嗟大使高帝入關之初

或天下既平之日能勉此禁則諸諸口誦能死於生必下寡生
鮮老而全書不亡孔安國言魯共王壞孔子舊宅於壁中得先
人所藏古文尚書以所聞伏生之書考論之義曾多之二十五高
其餘錯亂磨滅非可復知嗟夫使高帝入關之初或以天下既平
之日能勉此禁則遺書散漫往往復出孔子之壁雖壞而全書
不亡然則後世不見百篇之全而至於伏生若孔壁壞以并年
考之不能不嘆息於斯焉蓋高帝之不
事詩書其全書其甚於秦之焚書詩書也

五年秋曹參薨

本傳贊曰蕭何曹參皆起秦刀筆當時錄錄未
參與韓信俱征伐天下既定因民之疾秦法順流與之更始二人
同心遂安河內淮陰黥布等已滅唯何參擅功各位冠軍后声施
後世為

何參一
代宗臣

太尉

周勃傳。七年秋八月帝崩本紀贊曰孝惠內修親親外禮
聞叔孫通之謀則與然納曹相國之對而心
悅可謂寬仁之主曹曰太后霸損至德悲夫

孝惠寬
仁之主

高皇后

臨朝八年

韓雉姓呂氏惠帝之母也惠帝崩太后取後宮美人子
為太子立之太后臨朝稱制

太后欲
王諸呂

元年冬太后議欲立諸呂為王問右丞相陵陵曰高帝刑白
馬盟曰非劉氏而王天下共擊之今王呂氏非約也太后不

說問左丞相平太尉勃對曰高帝定天下王子弟今太后稱

制王諸呂無所不可太后喜罷朝王陵讓陳平絳侯曰始與

高帝嘔血盟諸君不在邪嘔所甲反小斷今高帝崩太后欲

王呂氏諸君縱欲阿意何面目見高帝於地下乎陳平絳侯

曰於今面折廷爭臣不如君全社稷定劉氏後君亦不如

臣陵無以應之出史記本紀論人臣之義當以陵為正胡曰自己然
死則如此言何必也故愚亦謂其饒倖而已矣太后有議陵不可平
劉氏之功不可也故愚亦謂其饒倖而已矣太后有議陵不可平
又不可勃又不可將相大臣皆不可太后亦安能獨行其意乎平
勃既許之猶且數月再遣謂者張釋之風諭大臣乃後王諸呂則
知向者平勃阿意其罪甚大而後太后之心為多矣自是而後推
歸呂氏地震山崩桃李冬華星辰晝見伊洛江漢水溢流萬數千
家日食人晦人謀非滅感動天地陰盛陽微漢祚幾易它日平勃
安劉之功僅足以贖王諸呂之罪先賢論之云人臣之義當以王
陵為正至哉言乎論平勃從權保身以安劉氏陳曰昔高帝白馬
之盟曰非同姓不王非有功不侯夫何盟而未寒而呂后輒廢帝
約太王諸呂是宜王陵面折庭爭而平勃乃唯唯不言豈所謂維
持祖宗之法者乎殊不知人臣立人本朝特患吾身之不安耳使
平勃不觀事勢力以拒之吾恐貽怒呂后力一報罷身去而禍與
其誰救之寧若從權以違約保身以安劉氏他日禍明豐助吾乘
勢而誅之尤難也卒之勃入此軍而諸呂不勤其規摹智慮亦可
想矣逮至漢才傳喜孔光師州之徒習量不及平勃乃傳太后欲

王陵讓
平勃阿
意

能漢高台

王后山
王為帝

劉章為
耕田歌

陸賈說
陳平交
灌周勃

左袒為
劉氏

求稱號與成帝母齊尊則其執正議略不少借齊之相繼霍光而無益於漢朝廷既無重臣此其所以成王莽之變也為國謀者其

歸乃以陳平為右丞相審食其為左丞相出漢書。四年少

帝自知非皇后子史記云取美人子名之殺其母乃出言曰后

安能殺吾母而名我我壯即為變太后聞之幽之永巷中

永巷掖庭也師古曰宮中長巷立恒山王義為帝更名弘不稱元年以太

后制天下事故也出史記。七年諸呂擅權用事朱虛侯章

忿劉氏不得職嘗入侍燕飲太后令章為酒吏章自請曰臣

將種也請得以軍法行酒酒酣章請為耕田歌曰深耕穡種

立苗欲疏音異非其種者鋤而去之太后默然頃之諸呂

有一人醉亡酒章追拔劍斬之太后業已許其軍法無以罪

也自後諸呂憚朱虛侯劉氏為益彊出史記齊悼惠王世家蓋漢法諸侯王子弟更入宿衛

陸賈往直入坐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將相和調

則士豫附則天下雖有變權不分君何不交驩太尉平用其

計兩人深相結呂氏謀益衰出史記。八年秋七月太后崩

使酈寄給說呂祿呂產欲作亂憚絳侯朱虛等猶豫未決絳侯

行令曰為呂氏右袒為劉氏左袒出史記。太尉入軍門

尉遂將北軍分部悉捕諸呂男女無少長皆斬之出史記。呂氏

漢書

王

王外同波釋將相之權而此故紀通之節是特弛張之勢悉在劉氏故絳侯入北軍發劉呂兩端以聽衆之自擇者非窮衆也其激衆也衆劫於呂氏之威昔者有不得已而聽命耳醉夢之言辨而奮之孰不省其平時而奮起者絳侯之卜人心也詳矣况復得其勢哉不然疑信未決而此諸大臣相與陰謀曰少帝及梁淮軍倒戈則豈惟絳侯也。諸大臣相與陰謀曰少帝及梁淮陽恒山王皆非真孝惠子也今已夷滅諸呂而所立即長用事吾屬無類矣乃陰使人召代王問左右郎中令張武等皆願稱疾母往以觀其變中尉宋昌進曰方今高帝子獨大王賢聖仁孝聞於天下故大臣因天下之心而迎立大王勿疑也代王馳至長安太尉勃請間宋昌曰所言公公言之所言私王者無私太尉乃跪上天子璽符代王西鄉讓者三南鄉讓者再遂即天子位論代王能以禮遜為先陳曰孔子曰為國如禮何是知人君之受天下不可不以禮遜為先也是以聖人若舜禹者天與之自可受亦且遜于德弗嗣拜手稽首固辭况其下乎此代王西鄉讓者三南鄉讓者再王使行大鴻臚事夜漏之為賢也故昭帝崩無嗣璽書制詔昌邑王使行大鴻臚事夜漏未盡一刻賀以火發言其日中賀發晡時至定陶行百三十里從者馬死相望何其不遜乎正如離之九四曰突如其來如焚如死如奔如離乃人主繼明之體九四升君之位者不知退避而反以陽九之剛遽欲上升君位是宜速於自斃者也夜拜

宋昌為衛將軍鎮撫南北軍以張武為郎中令行殿中有司分部誅滅梁淮陽恒山王及少帝於邸西史記曰呂氏及孝文紀

太宗孝文皇帝

在位二十三年

壽四十六

諱恒高祖第三子封代王陳平周勃既誅諸呂遣使迎

代王立之王至長安乃即帝位

論諸

子

不受千

元年冬十月論誅諸呂功右丞相勃以下益戶賜金各有差世本絳侯朝罷趨出意得其上禮之恭表盜諫之後朝上益莊丞相益畏出表盜傳。有司請蚤建太子。上曰朕既不德縱不能博求天下賢聖有德之人而禪天下焉而曰豫建太子是重吾不德也用反有司曰豫建太子所以重宗廟社稷不忘天下也古者殷周有國治安皆千餘歲用此道也立嗣必子所從來遠矣今子啓景最長純厚慈仁請建以為太子。上乃許之世史記。時有獻千里馬者帝曰鸞旗在前屬車在後屬之欲及屬者言相連續不絕也古者諸侯一車九乘秦威九國兼其車服漢依秦制故大車八十一乘相屬也言行曰

漢文書

平不對
決獄錢
穀之問

吳公薦
賢道

賈山勸
納諫

民頭觀
德化之

五十里師行三十里朕乘千里馬獨先安之下詔不受出諸真指

○帝益明習國家事朝而問右丞相勃曰天下一歲決獄幾

何勃謝不知又問一歲錢穀出入幾何勃又謝不知惶愧汗

出沾背上問左丞相平平曰有主者陛下即問決獄責廷尉

問錢穀責治粟內史上曰君所主者何事也平謝曰宰相上

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下遂萬物之宜外鎮撫四夷諸侯內

親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職焉帝稱善於是絳侯自知

其能不如平乃謝病請歸相印上許之平專為丞相出史陳丞

相世家帝稱善下參○上聞河南守吳公治平為天下第一召以為廷尉

吳公薦洛陽人賈誼帝召以為博士是時賈生年二十餘帝

愛其辭博一歲中超遷至太中大夫賈生請改正朔易服色

定官名興禮樂以立漢制更秦法帝謙讓未遑也出史本傳

議賈誼林曰誼何為漢家創立法度固不全備其所少者改正朔

而易服色定官名興禮樂之數事曰曹參之代蕭何一遵何之約束

而惠帝責參之不洽事若此哉參以己之能不如蕭何惠帝之

能不如高帝寧守其法而不可有所改為於前人法令之外故能

出諸真指

出史陳丞

出史本傳

○二年冬十一月癸卯晦日有食之詔羣臣悉思朕之過失以

告朕及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以匡朕之不逮出漢書

賈山上言治亂之道曰臣聞雷霆之所擊無不摧折者萬鈞

之所壓無不糜滅者今人主之威非特雷霆也執重非特萬

鈞也開道而求諫和顏色而受之用其言而顯其身士猶恐懼

而不敢自盡又況於縱欲恣暴惡聞其過乎震之以威壓之

以重雖有堯舜之智孟賁之勇賈音奔奔備豈有不摧折者哉

如此則人主不得聞其過社稷危矣陛下即位親自勉以厚

天下節用愛民平獄緩刑天下莫不說喜臣聞山東吏布詔

令民誰老羸癯疾扶杖而往聽之願少須臾毋死思見德化

之成也今豪俊之臣方正之士直與之日日獵射擊兔伐狐

漢文帝

此輩受言

表盜却

實非言

詐謀之罪

天子之廷臣竊愍之上嘉納其言山賈。上每朝郎從官上

書疏未嘗不止輦受其言言不可用置之言可用采之。帝從

霸陵上欲西馳下峻阪表盜曰浪益馬驚車敗陛下縱自輕

柰高廟太后何上乃止上所幸慎夫人在禁中嘗與皇后同

席坐及坐表盜引卻慎夫人夫人怒上亦怒盜曰臣聞尊卑

有序則上下和今既已立后慎夫人乃妾豈可同坐陛下獨

不見人疑乎上說乃召語慎夫人夫人賜盜金五十斤趙史記

論進諫曰善進諫者能以目前所見之禍患而警動之則其君

未有不悟高帝病惡見人語戶者母得入羣臣樊噲會排闥入見曰

陛下不見臣等計事獨不見趙高之事乎高帝曰吾不見羣臣之帝

所幸慎夫人常与后同坐盜引而却之遂進諫曰獨不見人疑乎

上悅而賜金蓋趙高之事高帝之所親見也人疑之事文帝之過賈

誼說上曰管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民不

足而可治者自古及今未之嘗聞漢之為漢幾四十年公私之

積猶可哀痛世之有饑饉穰人常反天之行也禹湯被之矣

即不幸有方二三千里之旱國胡以相恤卒然邊境有急數十

百萬之衆國胡以餽之夫積貯者天下之大命也苟粟多而

財有餘何為而不成以攻則取以守則固以戰則勝懷敵附

遠何招而不至今歐民而歸之農歐亦使天下各食其力末

技游食之民轉而緣南晦則畜積足而人樂其所矣上感誼

言春正月丁亥詔開籍田上親耕以率天下之民出漢書五月

詔曰古之治天下朝有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所以通治道而

來諫也今法有誹謗誅言之罪誹與是使衆臣不敢盡情而

上無由聞過失也將何以來遠方之賢良其除之出本紀論

也則暴君權臣假此名以警懼中外塞言路也故賈誼論秦曰忠

諫者謂諫諍深計者謂之妖言夫忠臣為上忠深計必割切君

身探未然之事陳危亡之戒不止於近在目前者自小人觀之曰

是特揚君過以責直末然之戒結舌人君不聞其過論於危亡而不

耳此策行使中外之人錘口結舌人君不聞其過論於危亡而不

指氣凌為慶雲指電為非災指彗為日所以除舊而布新也韓出則

兩則曰秋稼自茂也賢否是非治亂得失一切反理危道到行

說之以斯感世主使論於其為妖也不亦大乎烏呼除此令其

美之

張釋之
得調

張釋之
奏犯罪
當罰金

張釋之
當罰金

以毀器
召太子
布

大臣短
輟所短

尊國長。三年初南陽張釋之為騎郎十年不得調調徒也欲免歸袁盎知其賢而薦之為謁者僕射釋之從行登虎圈圈

從旁代尉對甚悉帝曰吏不當若是邪詔釋之拜嗇夫為上林令釋之曰周勃張相如稱為長者兩人言事曾不出口豈效此嗇夫喋喋利口捷給哉喋音喋以嗇夫口辯而超遷之

恐天下隨風而靡爭為口辯而無其實帝曰善乃不拜嗇夫本傳釋之為廷尉上行出中渭橋有一人從橋下走乘輿

馬驚於是使騎捕之屬廷尉釋之奏當此人犯蹕當罰金上怒曰此人親驚吾馬馬賴和柔今它馬固不敗傷我乎而廷尉乃當之罰金釋之曰法者天子所與也今法如是更重之

是法不信於民也且方其時重使使誅之則已今已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壹傾天下用法皆為之輕重民安所錯其手足上曰廷尉當是也其後人有盜高廟坐前玉環得下廷

尉治釋之奏當棄市上大怒曰人無道盜先帝器吾欲致之族而君以法奏之非吾所以共承宗廟意也釋之免冠頓首謝曰法如是足也今盜宗廟器而族之假令愚民取長陵一抔土從手或讀為抔非也陛下且何以加其法乎帝乃白太后許之。

四年上召河東守李布欲以為御史大夫有言其勇使酒難近者至留邸一月見罷李布因進曰臣無功待罪河東陛下無故召臣此人必有以臣欺陛下者今臣至無所受事罷去此人必有毀臣者陛下以一人之譽而召臣以一人之毀而去臣

臣恐天下有以闕陛下之淺深也上良久曰河東吾股肱郡故特召君耳上議以賈誼任公卿之位大臣多短之曰洛陽

之人年少初學專欲擅權於是天子後亦疏之不用其議以為長沙王太傅出漢書絳侯周勃就國每河東守尉行縣至

絳行縣謂至諸縣勃自畏恐誅常被甲今家人持兵以見之人有上書告勃欲反下廷尉逮捕勃治之薄太后文帝也曰絳侯

太后言
反動不

賈誼
山諫除
盜鑄令

中行說
數單于

賈誼
疏

始誅諸呂。縮皇帝。將兵於北軍。不以此時反。今居一小縣。顧欲反邪。帝乃使使持節赦絳侯。復爵邑。本五年初。秦用半兩錢。高祖嫌其重難用。更鑄五銖錢。於是物價騰踊。米至石萬錢。夏四月。更造四銖錢。除盜鑄錢。令使民得自鑄。賈誼諫曰。法使天下公。得在租鑄銅錫為錢。敢雜以鉛鐵。為它巧者。其罪黥。然鑄錢之情。非殺雜為巧。則不可得。贏餘也。而殺之甚微。為利甚厚。夫事有召禍。而法有起姦。今令細民人。操造幣之執。各隱屏而鑄。作因欲禁其厚利。微姦雖黥。罪日報其執不止。故不如收之。收謂收之於官。官自鑄也。賈山亦上書諫。以為錢者無用器也。而可以易富貴。富貴者人主之操柄也。今民為之。是與人主共操柄。不可長也。上不聽。漢書食貨志及賈山傳。匈奴老上單于初立。帝復遣宗室女翁主為單于閼氏。使宦者燕人中行說。傳翁主。說曰。必我也。行胡郎。反姓也。為漢患者。中行說既至。因降單于。單于其親幸之初。匈奴好漢。縶繫食物。中行說曰。

匈奴人眾不能當漢之一郡。然所以彊者。以衣食異。無仰於漢也。迎牛。向反。今單于好漢物。漢物不過什一。則匈奴盡歸於漢矣。於是教單于左右。疏記以計課其人。眾畜牧。漢使或訾笑匈奴。俗無禮義者。中行說輒窮漢使。曰。匈奴約束徑易。行君臣簡。可久。一國之政。猶一體也。故匈奴雖亂。必立宗種。今中國雖云有禮義。及親屬。益疏。則相殺奪。以至易姓。皆從此類也。嗟上室之人。顧無多辭。顧漢所輸匈奴。縶繫米糲。縶繫。魚列反。牙米。備善則已。不備苦惡。則候秋熟。以騎馳蹂而稼。擗耳。也。傳。梁太傅賈誼上疏曰。臣竊惟今之事。執可為痛哭者。一可為流涕者。一可為長太息者。六若其它。皆理而傷道者。難徧以疏舉。進言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矣。臣獨以為未也。夫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厝。置也。火未及。然因謂之安。方今之執。何以異此。夫樹國固。必相疑之。執下數被其殃。上數爽其憂。解所反。其非所以安上而全下也。今或親弟謀為東帝。淮南王長。

漢文皇帝

高帝幼子文親兄之子西鄉而擊濟北王興居高帝孫齊今吳

又見告矣然而天下少安何也大國之王幼弱未壯漢之所

置傅相方握其事數年之後諸侯之王大抵皆冠血氣方剛

漢之傅相稱疾而賜罷彼自丞尉以上編置私人如此有異

淮南濟北之為邪高帝以明聖威武即天子位割膏腴之地

以王諸公德至渥也然其後十年之間反者九起其異姓負

疆而動者漢已幸勝之矣又不易其所以然同姓襲是跡而

動既有徵矣其執盡又復然殃既之變頤師古曰未不知所移可

痛哭者此也天下之執方倒懸凡天子者天下之首何也上也

蠻夷者天下之足何也下也今匈奴媿侮侵掠至不敬也而

漢歲致金絮采繒以奉之足反居上首顧居下倒懸如此莫

之能解猶為國有人乎可為流涕者此也今不獵猛敵而獵

田彘不搏反寇而搏畜菟博伯各反索持也翫細娛而不圖

大患德可遠施威可遠加而直數百里外威令不伸可為流

涕者此也今無人屋壁得為帝服倡優下賤得為后飾且帝

之身自衣阜絰緇徒奚反而富民牆屋被文繡天子之后以緣

其領庶人孽妾以緣其履此臣所謂舛也舛赤反夫百人作之

不能衣一人欲天下亡寒胡可得也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

之欲天下亡飢不可得也飢寒切於民之肌膚欲其亡為姦

邪不可得也可為長太息者此也商君遺禮義弃仁恩并心

於進取行之二歲秦俗日敗故秦人家富子壯則出分家貧

子壯則出贅贅之銳反贅音碎借父耜鉏慮有德色慶立音慶母取箕

箒立而諍語謂責也抱哺其子哺音步與公併牀牀音鼎反婦

姑不相說則反脣而相謗謗工奚反猶訶也其慈子者利不同

禽獸者二幾耳今其遺風餘俗猶尚未改而大臣特以簿書

不報期會之間以為大故至於俗流失世壞敗因恬而不知

怪慮不動於耳目以為是適然耳夫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

諸侯疆大可痛哭

匈奴媿海可為流涕

威令不伸可為流涕

奢侈无制可為太息

經制不定可為太息

漢文皇帝

太子
未教
可為
太息

而不知大體竊為陛下惜之豈如今定經制令君君臣臣上
 下有差父子六親各得其宜此業壹定世世常安而後有所
 持循矣若夫經制不定是猶渡江河亡維楫圖音接維所以
 船中流而遇風波船必覆矣覆方月反也可為長太息者此也夏
 殷周為天子皆數十世秦為天子二世而亡人性不甚相遠
 也何二代之君有道之長而秦無道之暴也其故可知也古
 之王者太子乃生固舉以禮有司齊肅端冕見之南郊圖音齊
 過闕則下過廟則趨故自為赤子而教固已行矣孩提有識
 三公三少明孝仁禮義以道習之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於
 是皆選天下之端士孝悌博聞有道術者以衛翼之使與太
 子居處出入故太子乃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
 後皆正人也夫習與正人居之不能毋正猶生長於齊不能
 不齊言也習與不正人居之不能毋不正猶生長於楚之地
 不能不楚言也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與自然饋工官習與
 智長故切而不媿化與心成故中道若性夫三代之所以長
 久者以其附翼太子有此具也及秦而不然使趙高傅胡亥
 而教之獄所習者非斬劓人劓鼻也則夷人之三族也胡
 亥今日即位而明日射人忠諫者謂之誅謗深計者謂之妖
 言其視殺人若艾草菅然豈惟胡亥之性惡哉段讀曰刈管彼
 其所以道之者非其理故也天下之命懸於太子太子之善
 在於早諭教與選左右教得而左右正則太子正而天下定
 矣凡人之智能見已然不能見將然夫禮者禁於將然之前
 而灋者禁於已然之後是故灋之所為用易見而禮之所為
 生難知也若夫慶賞以勸善刑罰以懲惡先王執此之政堅
 如金石行此之令信如四時據此之公無私如天地豈顧不
 用哉然而曰禮云禮云者貴絕惡於未萌而起教於微眇使
 民日遷善遠臯而不自知也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
 毋訟乎為人主計者莫如先審取舍最舍之極定於內而安

禮義
不損
可為
太息

危之萌應於外矣。秦王之欲尊宗廟而安子孫，與湯武同然。而湯武廣大其德行六七百歲，而弗失。秦王治天下十餘歲，則大敗，此亡它故矣。湯武之定取舍，審而秦王之定取舍，不審矣。夫天下大器也，今人之置器，置諸安處，則安置諸危處，則危。天下之情與器無以異。在天子之所置之，湯武置天下於仁義禮樂，累子孫數十世，此天下所共聞也。秦王置天下於灑令刑罰，既幾及身子孫，誅絕此天下之所共見也。是非其明效大驗邪？人之言曰：聽言之道，必以其事觀之。則言者莫敢妄言。今或言禮義之不如灑令，教化之不如刑罰，人主胡不引勢周秦事以觀之也。人主之尊，譬如堂，羣臣如陛，衆庶如地。故陛九級上，廉遠地，則堂高；陛無級，廉近地，則堂卑。高者難攀，卑者易陵。理執然也。故古者聖王制為等列，內有公卿大夫士，外有公侯伯子男。然後有官師小吏，延及庶人，等級分明。而天子加焉，故其尊不可及也。里諺曰：欲投鼠而忌器。此善諭也。鼠近於器，尚憚不投，恐傷其器。況於貴臣之近主乎？廉恥節禮以治君子，故有賜死而亡戮辱。是以黥劓之罪不及大夫，以其離主上不遠也。禮不敢齒君之路，馬蹙其芻者有罰。禮反所以為主上豫遠不敬也。今自王侯三公之貴，皆天子所改容而禮之也。古天子之所謂伯父伯舅也。而今與衆庶同黥劓髮，刑答僞，棄市之灑。灑，魚厥反，斷足也。僞，音罵。然則堂不無陛，虛夫嘗已在貴寵之位，天子改容體貌之矣。吏民嘗俯伏以敬畏之矣。今而有過，帝令廢之，可也。退之，可也。賜之死，可也。滅之，可也。若夫束縛之條，縶之縶先列輸之司，寇編之徒，官司寇小吏，詈罵而榜答之，殆非所以令衆庶見也。夫卑賤者習知尊貴者之一旦，吾亦乃可以加此也。非所以尊尊貴貴之化也。古者大臣有坐不廉而廢者，不謂不廉。曰：簞簋不飾。簞音甫，簋音軌。方曰簞，圓曰簋。坐汗穢淫亂男女，無別者，不曰汗穢。曰：惟薄不脩，坐疋疋音讀，疋人於反。不勝任者，不謂能。軟曰：

不禮待
大臣可
為太息

汗穢曰惟薄不脩坐疋能軟曰

世漢文帝

納諫言
養臣下
有節

尺布斗
粟一
詔

論文帝
始不能
防閑薄
昭

鼂錯言
兵事

下官不職故貴大臣定有其辜矣猶未斥然正以呼之也尚

遷就而為之諱也上設廉恥禮義以遇其臣而臣不以節行

報其上者則非人類也故化成俗定則為人臣者皆顧行而

忘利守節而伏羲故可以託不御之權可以寄六尺之孤此

厲廉恥行禮義之所致也主上何喪焉此之不為而顧彼之

久行故曰可為長太息者此也諠以絳侯前逮繫獄卒無事

以此譏上上深納其言養臣下有節是後大臣有罪皆自殺

不受刑曲賈誼傳論賈誼之言曰後漢書林曰忠臣義士未嘗不

有絕人之資則必至於輕臣下之言而不知其過無可畏之防

必至於忽天下之事而不知其危此諠之所甚慮也雖然諠之意

乃主於愛君諠之言則自相違矣其始也欲勸文帝以改正朔易

服色定官各與禮樂則以為漢興二十餘年天下和洽使漢家之

既已如此則安得可為痛哭流涕與夫長太息背理傷道之事耶

由前言之則是漢之治無一事之可議由後言之則是漢之治無

一事之可取違矣如此○七年未央宮東闕罍罍災音罍師

其何以取信於人哉○民有歌淮南王者曰一尺布尚可縫一

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帝聞而病之淮南王傳○十年

將軍薄昭殺漢使者帝不忍加誅使公卿從之飲酒欲令自

引分昭不肯使羣臣喪服往哭之乃自殺國太

臣光曰李德裕以為漢文帝誅薄昭斷則明矣於義則未

安也秦康送晉文興如存之感况太后尚存唯一弟薄昭

斷之不疑非所以慰母氏之心也臣愚以為法者天下之

公器惟善持法者親踈如一無所不行則人莫敢有所恃

而犯之也夫薄昭雖素稱長者文帝不為置賢師傅而用

之典兵驕而犯上至於殺漢使者非有恃而然乎若又從

而赦之則與成哀之世何異哉魏文帝嘗稱漢文帝之美

而不取其殺薄昭曰舅后之家但當養育以恩而不當假

借以權既觸罪法又不得不害譏文帝之始不防閑昭也

斯言得之矣然則欲慰母心者將慎之於始乎

十一年匈奴數為邊患本傳云鼂錯上言兵事曰臣聞用兵

臨戰合刃之急者三一日得地形二曰卒服習三曰器用利

匈奴之長技

兵濼步兵車騎弓弩長戟矛鉞延反劍楛之地各有所宜士不選練卒不服習起居不精動靜不集趨利弗及避難不畢前擊後解與金鼓之指相失此不習勒卒之過也百不當十兵不完利與空手同甲不堅密與袒裼同袒音但也弩不可以及遠與短兵同射不能中與無矢同中不能入與無鏃同千木反此將不省兵之過也五不當一故兵濼曰器械不利以其卒予敵也卒不可用以其將予敵也將不知兵以其主予敵也君不擇將以其國予敵也四者兵之至要也臣又聞小大異形疆弱異執險易異備夫卑身以事疆小國之形也合小以攻大敵國之形也以蠻夷攻蠻夷中國之形也今匈奴地形技藝與中國異上下山阪出入溪澗中國之馬弗與也險道傾仄且馳且射中國之騎弗與也風雨罷勞飢渴不困中國之人弗與也此匈奴之長技也若夫平原易地輕車突騎則匈奴之衆易撓亂也撓火高反攬也其字從手一說撓曲

中國之長技

也也女教反勁弩長戟射疏及遠則匈奴之弓弗能格也堅甲利刃長短相雜遊弩往來什伍俱前則匈奴之兵弗能當也材官騶發天道同的則匈奴之革筈籥息嗣反木薦弗能支也下馬地關劍戟相接去就相薄則匈奴之足弗能給也此中國之長技也以此觀之匈奴之長技三中國之長技五陛下又興數十萬之衆以誅數萬之匈奴衆寡之計以一擊十之術也帝王之道出於萬全帝嘉之賜錯書寵答焉○錯又上言曰胡貉之人其性耐寒楊粵之人其性耐暑秦之戍卒不耐其水土彌漢書並作能戍者死於邊輸者償於道秦民見行如往棄市陳勝先倡天下從之者秦以威劫而行之之敝也不如選常居者為室屋具田器乃募民免罪拜爵復其家寧冬夏衣稟胡人入驅而能止其所驅者以其半予之如是則邑里相救助赴胡不避死非以德上也欲全親戚而利其財也此與東方之戍卒不習地勢而心畏胡者功相萬也

龜錯請募民徙塞下

蟲錯請
使民務
農

上從其言募民徙塞下本傳。十二年錯復言於上曰堯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而國亡捐瘠者以畜積多而備先具也。今海內為一土地人民之衆不減湯禹加以無天災數年之水旱而畜積未及者何也。地有遺利民有餘力生穀之士未盡墾山澤之利未盡出游食之民未盡歸農也。夫寒之於衣不待輕暖飢之於食不待甘旨飢寒至身不顧廉恥人情一日不辨食則飢終歲不製衣則寒夫腹飢不得食膚寒不得衣雖慈父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民之趨利如水走下音四方無擇也。夫珠玉金銀飢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衆貴之者以上用之故也。其為物輕微易藏在於把握可以周海內而無飢寒之患此令臣輕背其主而民易去其鄉盜賊有所亡逃者得輕資也。粟米布帛生於地長於時聚於力非可一日成也。數石之重中人弗勝中又謂處不為姦邪所利一日弗得而飢寒至是故明君貴五穀而賤金玉。

募民入
粟拜爵
免罪

方今之務莫若使民務農而已。欲民務農在於貴粟。貴粟之道在於使民以粟為賞罰。今募天下入粟縣官得以拜爵得以免罪。如此富人爵農民有錢粟有所漂生列爵者上之所擅出於國而無窮粟者民之所種生於地而不乏。夫得高爵與免罪人之所甚欲也。使天下人入粟於邊以受爵免罪不過三歲塞下之粟必多矣。帝從之。令民入粟於邊拜爵各以多少級數為差。論以粟拜爵除罪人何畏募。曰曰下民所以而巳夫天下歸往王者豈不以此哉。今也未必為善以穀而拜爵既已為惡以穀除罪則天下之人何所畏慕而德兆離心矣。雖有穀吾得而食諸十月之交曰擇三有事官侯多職謂官以貨得也。小宛曰哀我墳寡宜岸宜獄謂獄以賂免也。官以貨得獄以賂免幽王之所以亡周也。文帝獨奈何聽錯言行之乎。武帝時司馬遷以無財而陷腐刑。威帝時崔烈以納錢而拜司徒。皆文帝有以啓之。錯復奏言陛下幸使天下入粟以拜爵甚大惠也。邊食足以支五歲可令入粟郡縣郡縣足支一歲以上可時赦勿收農民租。如此德澤加於萬民民愈勤農太富樂矣。上復從其言。詔賜農民今年租稅之半。食貨志論蟲錯言邊事有條理。曰蟲錯之論邊事其先後始終皆有。

漢文帝

除秘祝官

除肉刑

條理始則欲用中國之所長以制匈奴之所短帝從其言矣於是請募民免罪拜爵使常居塞下以禦匈奴帝又從之矣則又請為什伍之法以聯其民屬其衆帝又從之矣然後請募民入粟於邊以受爵免罪不過二歲塞下之粟必多帝又從之矣然後請邊食足以支五歲可令入之郡縣足支二歲以上可時赦勿收民租其於富國強兵之術秩秩然各有條理而緻密精熟夫豈徒得試以要其功者此西漢之文章猶為有用之卒

錯為人陷直刻深以辯得幸太子號曰

智囊出錯本傳○十三年初秦時祝官有秘祝即有災祥輒移於

下夏詔曰蓋聞天道禍自然起而福緣德興百官之非宜由

朕躬今秘祝之官移過於下以望吾之不德朕甚弗取其除

之出漢書郊祀志又史本紀○齊太倉令淳于意有罪當刑詔獄逮繫長安

其少女緹縈上書曰緹他弟及女名也妾父為吏齊中皆稱其廉平今

坐法當刑妾傷夫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屬雖後欲改

過自新其道無繇也妾願沒入為官婢以贖父刑罪使得自

新天子憐悲其意詔除肉刑丞相張倉御史大夫馮敬奏請

定律曰諸當髡者為城旦春春書書容反擣也城旦者男子旦起治城春者婦人不預外徭但春作

刑也當黥髮者鉗為城旦春當劓者答二百當斬左止者止足

同答五百當斬右止及殺人先自告及吏坐受賕枉法賕渠尤

相謝也守縣官財物而即盜之已論而復有答罪者皆棄市罪

人獄已決為城旦春者各有歲數以免制曰可重陳曰法有輕

重將以愛民適以厲民自時君變古之心始肉刑三代之良法制

荆之餘勿與人類其視答箠之令得全其肌腠者宜若慘矣然人

辟之條特有二百而死罪無幾又豈若後世節目繁多輕重失中

使民輕於犯法而復嚴刑以待之也自漢文不忍天下被彫殘之

苦爰肉刑之制而為答箠之令三代遺意至是掃地破之古法則

失之重劓刑非死罪也今則答三百斬左趾者非死刑也今則答

五百答三百答五百又率多死者此非班固謂外有輕刑之名內

實有殺人之意乎噫向者肉刑之未罷也三章之法特增置九章

而已自肉刑既罷則律令凡三百五十九章大辟四百九條千八

百八十一事死罪決事比萬三千四百七十九事向者肉刑之未

罷也詔御史獄之疑者屬二千石又後廷尉廷尉不能決謹具以

聞自肉刑之既罷或罪同而論異茲吏因緣為市由前觀之雖能

致刑措之效由後觀之得無有補衣蒲道盜賊公行之事論至於

此則班固作刑法志所以叙漢文於未改肉刑之前具言其刑措

之盛於改箠令之後言其殺人者良有以夫論身於為仁陳曰上

以一女子言改數千年帝王之典非其勇不及此可謂仁矣

既躬修玄默而將相皆舊功臣少文多質懲惡亡秦之政論

議務在寬厚耻言人之過失化行天下告訐之俗易詩居謂反

也吏安其官民樂其業畜積歲增戶口寢息風流薦厚禁罔

漢文書

有刑錯之風

除租稅

欲親征匈奴

馮唐謂上不能用頗牧

蜀魏尚太重

疏闊罪疑者平民是以刑罰太省至於斷獄四百有刑錯之

風焉出刑志六月詔曰農莫大焉今勤身從事而

有租稅之賦是為本末者無以異也其於勸農之道未備其

除田之租稅出本十四年冬匈奴老上單于十四萬騎入朝

那蕭關殺北地都尉遂至彭陽上親勞軍自欲征匈奴皇太

后固要乃止要一笑反約也文顯曰要劫也說文以力止去曰劫於是張相如為大將

軍擊之逐出塞即還不能有所殺出匈奴傳上輦過郎署問

郎署長馮唐曰父家安在對曰臣大父趙人上曰昔有為我

言趙將李齊之賢戰於鉅鹿下今吾每飯意未嘗不在鉅鹿

也唐對曰尚不如廉頗李牧之為將也上搏髀搏髀伯各反拊也

陛下雖得廉頗李牧弗能用也上怒讓唐唐曰上古王者之

遣將也跪而推轂推通回反進也轂古祿反輻所倣也曰聞以內寡人制之闔

以外將軍制之軍功爵賞皆決於外李牧是以北逐單于破

東胡滅澹林澹都甘反又音談如傳曰胡也匈奴傳晉北有澹林澹澹降林胡此澹澹與林乃二胡澹澹字或作澹澹史記索隱云澹澹一作澹澹乃知如傳遂以林胡併為澹澹林胡乃一胡當以李牧傳為正西抑疆秦南支韓魏今臣竊聞魏尚為雲中守其軍

市租盡以饗士卒匈奴遂避不敢近塞虜曾一入尚率車騎

擊之所殺甚衆上功幕府飾出无常題所在張幕居之一言不

相應文吏以濃繩之其賞不行陛下賞太輕罰太重魏尚坐

上功首虜差六級陛下下之吏削其爵罰行之由此言之陛

下雖得廉頗李牧弗能用也上說是日令唐持節赦魏尚復

以為雲中守而拜唐為車騎都尉出本傳

亞夫之軍謂唐之言有傲而云殊不知文帝以李廣之材為當高祖時乃戶侯何足道及是卒不能以之為將然則唐言非傲也攻其短春詔廣增諸祀壇塲珪幣且曰吾聞祀官祝釐釐音儻

舊此借用耳釐福也皆歸福小躬不為百姓朕甚愧之夫

以朕之不德而專饗獨美其福百姓不與焉是重吾不德也

其令祠官致敬無有所祈出本十六年得玉杯於是始更以

漢文帝

謂務農
重本

帝不相
善廣國

申自自嘉
通

勞軍細
柳

十七年為元年此本紀及郊祀志新垣平使人持玉而一書獻之

杯者刻曰人土延壽明年人有告平所言皆計也下吏詔誅平後元年詔曰間者數年不登

又有水旱疾疫一災朕甚憂愚而不明未達其咎意者朕

之政有所失而行有過與乃天道有不順地利或不得人事

多失和鬼神廢不享與何以致此將百官之奉養或廢無用

之事或多與何其民食之寡乏也夫度田非益寡而計民未

加益以口量地其於古猶有餘而食之甚不足者其咎安在

無乃百姓之從事於末以害農者番為酒醪以靡穀者多糲

高反汁滓酒也六畜之食焉者眾與細大之義吾未得其中

其與丞相列侯吏二千石博士議之有可以佐百姓者率意

遠思無有所隱出漢之二年帝以皇后弟竇廣國賢有行欲

相之曰恐天下以吾私廣國久念不可乃以申屠嘉為相嘉

為人廉直門不受私謁是時鄧通方受幸賞賜累鉅萬寵幸

無比嘉嘗入朝而通居上旁有怠慢之禮嘉奏事畢因言曰

陛下愛幸羣臣則富貴之至於朝廷之禮不可以不肅罷朝坐

府中嘉為檄召通詣丞相府不來且斬通通詣丞相府免冠

徒跣頓首謝嘉坐自如弗為禮責曰夫朝廷者高帝之朝廷

也通小臣戲殿上大不敬當斬吏今行斬之通頓首出血不

解上度丞相已困通使使持節召通而謝丞相此吾弄臣君

釋之鄧通既至為上泣曰丞相幾殺臣出嘉本傳六年冬匈奴三

萬騎入上郡二萬騎入雲中所殺掠其眾以周亞夫為將軍

次細柳劉禮為將軍次霸上徐厲為將軍次棘門以備胡上

自勞軍至霸上及棘門軍直馳入將以下騎送迎已而之細

柳軍軍士吏被甲銳兵刃彀弓弩持滿天子先驅至不得入

先驅曰天子且至軍門都尉曰將軍令曰軍中聞將軍令不

聞天子詔居無何上至又不入於是上使使持節詔將軍

吾欲入營勞軍亞夫乃傳言門壁請車騎曰將軍約軍中不得驅馳於是天子乃按轡徐行至營將軍亞夫持

漢文帝

聖天子
將軍

兵揖曰介冑之士不拜請以軍禮見天子為改容式車使人

稱謝式車前橫木也凡言式車者謂後身撫式以禮待人而敬發將成禮而去既出

軍門群臣皆驚上曰嗟乎此上將軍參奏者霸上棘門軍若

兒戲爾其將固可襲而虜也至於亞夫可得而犯邪稱善者

久之月餘漢兵至邊匈奴亦遠塞漢兵亦罷乃拜周亞夫為

中尉出史本紀周勃世家匈奴攻晉漢書同論文帝不遠一軍為

見而於門陣曰光明遠遂不受詔上乃從東中門入明日詔賜

揮布百匹而賜東中門侯此與文帝之幸正同蓋上東門之所守

者誠類於亞夫而東中門之納乘車者誠類於霸上棘門之軍也

故賞謂文帝之不治南越不伐匈奴未足為難至於不燒張釋之

法不違周亞夫之軍然後所謂同市人而戰之也故必置之死地然

非得素指循士大夫之節如此亦何用素得指循士大夫

後勝若細柳之軍節制如此亦何用素得指循士大夫

夫而後用之裁軍政如此可以折衝千里之外矣

七年夏六月

帝崩 班固贊曰文帝即位二十三年宮室苑囿車騎服御無

所增益有不便輒弛以利民嘗欲作露臺召匠計之直百金

上曰百金中人十家之產也吾奉先帝宮室常恐羞之何以

臺為身衣弋綈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帷帳無文繡以示躬

朴為天下先治霸陵皆瓦器不以金銀銅錫為飾因其山不

起墳南越尉佗自立為帝召佗不身以德懷之佗遂稱臣與

匈奴結和親後而背約入盜今邊備守不發兵深入恐煩百

姓吳王不朝賜以几杖羣臣奏無等說雖切嘗假借納用

焉張武受賂金錢覺更加賞賜以愧六心專務以德化民是

以海內富庶興於禮義斷獄數日幾致刑措罪不過數

嗚呼仁哉出漢書本紀考異曰惠帝三年李布曰前匈奴圍高帝

城按平城之圍乃韓王信反非絳也

為琅邪王史記世家漢書列傳皆田也

呂產為呂王然後說令王澤按太

代為呂王產非始對於呂又諸呂

王也

入注附音司馬溫公資治通鑑卷之六

示敦朴
為天下
先

幾致刑
措

取此不

